

英國浪漫詩人柯立芝的 政治與改革思想

汪采燁*

柯立芝(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是英國浪漫主義的代表人物，他除了是著名詩人外，終生關心政治與宗教問題，留有大量政治與時事評論文章。柯立芝思想複雜，無論當時人或後世史家都嘗試、卻又難以明確定位他是「激進」、「自由」或是「保守」，因而不斷被歸類或被視為某派系的叛徒。本文透過柯立芝的信仰變化研究其改革思想，考察各類型作品、書信和筆記，以及他與同時代人與事件的互動，將其思想放回到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的脈絡中，重構柯立芝基督信仰體系下的宏大政治觀，更細緻說明其論述中宗教對於政治思想的效力，以及隨著柯立芝與外在環境互動而變化過程中，他對於如何實踐啟蒙思想有何新看法。本文將指出柯立芝思想的現代性和合理性；他回應了世俗政治變革的問題與工商業社會的信仰危機，並且試圖在基督教體系下，落實社會責任與政治行動。最後，本文欲強調，這樣思想里路並非柯立芝「變節」、排斥改革或背叛自由，而是不認同群眾政治和世俗化的政體。

關鍵詞：柯立芝、浪漫詩人、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基督信仰、改革、自由、愛德蒙·柏克

*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一、緒論

英國維多利亞時期政治經濟學家彌爾(J. S. Mill, 1806-1873)曾指出，柯立芝(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和邊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這兩號人物的思想遺緒對於十九世紀英國的影響力極大，柯立芝是傳統觀念下的「大覺醒者」，是「悠久事物的大質疑者」，並嘗試找尋任何公認觀點的「意義和重要性是什麼？」¹彌爾清楚勾勒出柯立芝的思想特色，如同十八世紀北美地區因不滿世俗文化而出現幾次基督教「大覺醒」(the Great Awakening)，柯立芝正是歐洲啟蒙時代與法國大革命時代的宗教大覺醒者。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初西歐社會經歷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工業革命、激進社團運動等政治、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巨變，這一代青年菁英懷有改變人類社會的使命感，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力圖改革社會。然而，1792年之後法國大革命戰爭席捲歐洲，法國國王路易十六上斷頭台，英國社會又瀰漫著對於人性與未來社會的不確定感，菁英看到了人類理性的限度，任誰都無法掌握政治與社會的走向。柯立芝身處在其中，嘗試從傳統基督教價值和教育，修正工商業社會和

¹ “The influence of Coleridge, like that of Bentham, extends far beyond those who share in the peculiarities of his religious or philosophical creed. He has been the great awakener in this country of the spirit of philosophy, within the bounds of traditional opinions. He has been, almost as truly as Bentham, ‘the great questioner of things established’; for a questioner needs not necessarily be an enemy. By Bentham, beyond all others, men have been led to ask themselves concerning any ancient or received opinion *Is it true?* And by Coleridge *What is its meaning and significance?*” John Stuart Mill, “Coleridge (1840),” in *Essays on Ethics, Religion and Society*, ed. J. M. Robs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9), 119. 也參考 John Stuart Mill, “Coleridge,” 120-121. 引文中的斜體字為原作者所強調。

法國大革命後的社會問題。

柯立芝是英國浪漫主義的代表人物，他除了是著名詩人外，終生關心政治與宗教問題，留有大量政治與時事評論文章。歷來學界對於柯立芝的研究特別著重在他的詩作與文學分析上。歷史研究方面，1960 至 1980 年代社會史或文化史家注意到法國大革命時期英國浪漫主義文人的言論與活動，柯立芝時常與其他第一代浪漫詩人一起以群角的方式出現，²用以說明他們早年支持革命，政治衝擊後轉為支持英國憲政與既有價值。³而後，受到迪更森(H. T. Dickinson)在十八世紀政治意識型態流變研究，和波考克(J. G. A. Pocock)對於古典共和主義與古憲法(ancient constitution)研究的啟發，⁴1990 年代之後的研究者重新檢視柯立芝政治思想的時代性與共和主義。⁵相較於早前的社會文化史研究，此時

² 例如布雷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柯立芝、騷賽(Robert Southey, 1774-1843)。

³ 此類研究成果最著名的是左派史家 E. P. 湯姆森(E. P. Thompson, 1924-1993)，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瑪麗蓮·巴特勒(Marilyn Butler)的著作，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Working Class*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8);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60); Marilyn Butler, *Romantics, Rebels, and Reactionaries: English Literature and Its Background, 1760-183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Marilyn Butler, *Burke, Paine, Godwin, and the Revolution Controvers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⁴ 十七世紀以來，大多數法學家相信「古憲法」(ancient constitution)是英國憲法的起源，是諾曼人征服(the Norman Conquest of 1066)英格蘭之前的盎格魯薩克遜時期就已經發展、久遠難以考證的習慣法(customary law)，主要概念包括有限王權(limited monarchy)、混合政體(mixed form of government)、君主立憲(constitutional monarchy)等，故「古憲法」概念常被用以對抗專制君主，捍衛(或稱「恢復」)英國人的自由權。

⁵ H. T. Dickinson, *Liberty and Property: Political Ideology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77); J. G. A. Pocock,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期出版的著作關心柯立芝對於自由和法律的解釋，更詳盡分析他的思想與社會的互動。唯柯立芝作為時代「大覺醒者」的角色，以及宗教作為其思想核心，時常被忽略。至二十一世紀後，研究者對於跨國知識轉移興趣較高，所以重新研究柯立芝如何挪用德國唯心論、蘇格蘭啟蒙思想，或是浪漫主義著作在美國等其他地區如何被接收，才是研究重心。⁶反觀台灣學界，雖然浪漫主義或是湖畔詩人乃眾所皆知，學界研究柯立芝政治或宗教思想的成果相當少，主要是文學研究者針對他的著名詩歌，如《抒情歌謠》(*Lyrical Ballads*)，〈老水手之歌〉(*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和〈忽必烈汗〉(“Kubla Khan”)，研究詩歌中現實與想像、清醒與瘋狂(鴉片使用)的跨界，東方意象等。⁷

Republican Tradi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J. G. A. Pocock, “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Revisited: A Retrospect from 1986” in *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udal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此後關於柯立芝政治思想的重要研究有 John Morrow, *Coleridge's Political Thought: Property, Morality and the Limits of Traditional Discourse*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0); J. T. Miller, *Ideology and Enlightenment: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Thought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New York: The Garland Press, 1988); Nicholas Roe, *Wordsworth and Coleridge: The Radical Year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8).

⁶ 例如 Jeffrey W. Barbeau, “The Development of Coleridge’s Notion of Human Freedom: The Translation and Reformation of German Idealism in England,” *The Journal of Religion*, 80:4 (Oct, 2000): 576-694; Elinor Shaffer and Edoardo Zuccato eds., *The Reception of S. T. Coleridge in Europe* (London: Continuum, 2007); Monika Class, *Coleridge and Kantian Ideas in England, 1796-1817* (London: Bloomsbury, 2013).

⁷ 可參考李佳蓉， “Between Reality and Representation: The Crossing of Boundary in Wordsworth, Kant, and Coleridge,” 《歐美研究》，49:2 (臺北，2019)：143-199；吳佳玲， “Leprosy and Its Metaphors in Coleridge’s ‘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 《語文與國際研究》，8 (高雄，2011)：151-169；余君偉， “Leprosy and Its Metaphors in Coleridge’s ‘The Rime of the

筆者在閱讀柯立芝著作與相關研究時，不斷遇到「激進」「自由」「保守」等詞彙，⁸但無論當時人或後世史家皆難以明確定位他的立場。這些政治詞彙放在不同人物、時代、空間下，就會出現不同解釋。這恰恰是十八世紀英國政治思想的特色，即使此時期已經有「惠格黨」與「托利黨」(Whig versus Tory)、「宮廷派」與「地方派」(Court versus Country)、「激進派」與「保守派」(Radical versus Conservative)等對立思想，並隨著時代變化出現流變，卻尚未出現正式的黨派與意識形態。而柯立芝思想的複雜性，不斷被歸類或被視為某派系的叛徒，也正是時代性的表現。因此，本文考察柯立芝各類型作品、書信和筆記，以及他與同時代人與事件的互動，將其思想放回到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的脈絡中，重構柯立芝基督信仰體系下的宏大政治觀，並藉由梳理他的人際互動，更細緻說明柯立芝在法國大革命至十九世紀初對於人與宗教的看法，以及隨著柯立芝與外在環境互動而變化過程中，他對於如何實踐政治改革又有何新見解。

本文從柯立芝信仰變化研究其改革思想，第一面向是他在單一神論(Unitarianism)信仰時期的政治思想，此時期柯立芝相信人的德性與可完美性，批評政府干預出版與言論自由，強調獨立和自由的公民方能做出道德決斷，國家公權力不應過度干預市民社會。第二面向是柯立芝批判法國雅各賓和英國激進分子的世俗性，短視近利，缺乏宏大的社會關懷。此過程大約是十八世紀最後幾年他開始質疑、乃至脫離單

Ancient Mariner'，”《東華人文學報》，2(花蓮，2000)：229-257。

⁸ 此時英國國內政治傾向大致可粗分為保守、自由和激進三大類，一為支持既有體制的保守派(the conservatives)，以及在君主立憲基礎上支持國會改革和宗教寬容的自由派(the liberals)，和國會外支持政治改革、揭露社會不公義、強調擴大政治參與權、選舉資格下放的激進派(the radicals)。詳見汪采燁，〈法國大革命期間英國各派對於出版自由之辯〉，《新史學》32：2(臺北，2021)：128-129。

一神論信仰，回到三位一體神學的時期，逐漸強調菁英領導與福音傳播。第三面向是柯立芝接受國教會體制後，檢討柏克(Edward Burke, 1729-1797)思想中重視神恩、審慎、實踐的政治態度，體認到英國歷史脈絡中政府對於市民社會的調節，兩者是相輔相成，並且檢討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的普遍意志與天賦人權的不可行。本文欲透過此三面向說明柯立芝的政治思想，探討他在 1794 至 1820 年間對於市民社會與國家關係的複雜態度，以及梳理他的思想與柏克的亦近亦遠，指出宗教與歷史經驗為柯立芝思考政治和社會改革的關鍵。最後，本文反對將柯立芝的政治轉向視為排斥啟蒙價值與改革，他對於法國大革命的「變節」是由於不認同群眾政治和世俗化的政體，不是背叛自由。⁹柯立芝不斷嘗試找尋更符合英國社會需求、更合理的社會改革方式。

在十九世紀支持激進政治改革與群眾運動者眼中，柯立芝一代的浪漫文人是法國大革命的叛徒；¹⁰他們誤以為十九世紀以前的柯立芝與群眾為伍，支持法國大革命對於宗教和政治的安排。二十世紀的社會史或文學研究學者也常譴責柯立芝等文人在 1790 年代末轉向保

⁹ 英國作家和文學評論家赫茲里特(William Hazlitt, 1778-1830)是首次以「變節者」(apostate)稱柯立芝的作家。William Hazlitt, *The Examiner* (1816), reprinted in *Coleridge: The Critical Heritage*, ed. J. de J. Jackso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0), no. 59, 205-209.

¹⁰ 赫茲里特對於柯立芝的看法，參見 William Hazlitt, *Complete Works*, Vol. 11, ed. P. P. Howe (21 vols., London and Toronto: J. M. Dent and Sons, 1930-4), 34-38. 赫茲里特和散文家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 1785-1859)在 1817 年 8 月於 *The Edinburgh Review* 第 28 期中，嚴厲批評湖畔詩人(the Lake Poets, 此指英國浪漫主義時期居住在英格蘭西北湖區的詩人，如本文將提到的華茲華斯、柯立芝，騷賽背叛了自由與改革——尤其針對柯立芝，他們兩人寫了一系列的批評文章。J. de J. Jackson ed., *Coleridge: The Critical Heritage*, no. 75, 295-324.

守思想，認同英國憲政，不再主張改革。¹¹柯立芝早年閱讀大量古典時期、文藝復興至十八世紀的共和政治思想著作，唯心論(idealism)哲學，也熟悉蘇格蘭思想家的論述，他批評政府專權，強調輿論在政府運作的重要性。¹²但是即使在人生最激進的 1790 年代中，柯立芝從沒有相信民主政治，也不相信未受教育的大眾有足夠的道德決斷力。他的著作中時常出現批判法國大革命的實踐方式，並且直指啟蒙哲士、法國大革命人士和英國改革分子無視基督宗教，一味高舉理性與自由，卻不知如何實踐德性。另一方面，也有思想史學者專注於柯立芝思想中的古典共和主義成分，如摩洛(John Morrow)反而主張柯立芝的思想是以一貫之，始終在英國傳統的激進主義脈絡上。¹³這類論著的偏頗處在於，他們專注在思想研究，少將柯立芝放回到法國大革命和十九世紀初的時代脈絡上，沒有指出柯立芝在不同時期的宗教思想，

¹¹ 二十世紀的社會史家 E. P. 湯姆森也稱湖畔詩人政治上「變節」(political “apostasy”)。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Working Class*, 193. 湯姆森批評柯立芝思想轉向保守，可參考 E. P. Thompson, “Disenchantment or Default: A Lay Sermon,” in *Power and Consciousness*, ed. Conor Cruise O’Brien and William Dean Van Ness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1969), 149-181; 也可參考 Nicholas Roe, *Wordsworth and Coleridge*.

¹² Pamela Edwards, *The Statesman’s Science: History, Nature, and Law i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3-4. 關於柯立芝的閱讀書目，參考 H. J. Jackson, “Coleridge as Reader: *Marginalia*,”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ed. Frederick Burwick. <https://www.oxfordhandbooks.com/view/10.1093/oxfordhb/9780199644179.001.0001/oxfordhb-9780199644179-e-32>. Accessed 30 April 2021, 1-16.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A Book I Value: Selected Marginalia*, ed. H. J. Jacks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¹³ 例如 John Colmer, *Coleridge, Critic of Socie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9); John Morrow, *Coleridge’s Political Thought: Property, Morality and the Limits of Traditional Discourse*.

與反思和修正啟蒙政治思想的態度。

十九世紀之後柯立芝益發強調福音傳播，體認到英國政體中君主、國教會和國會為不可缺席、互相牽制的基礎，並且持續批評經驗主義(empiricism)和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當道的工商業社會，失去對於真理和意義的探求，以及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政治經濟不顧底層人民的生活。這也是為何彌爾曾言，十九世紀之後的柯立芝雖處保守主義陣營，其思想有優於自由主義之處，仍然在嘗試推動社會改革。¹⁴所以，本文將更細緻分析柯立芝論述中，宗教對於政治思想的效力，以及柯立芝思想的現代性與合理性，他回應了世俗政治變革與經驗主義和效益主義主導的工商業社會的信仰危機，試圖在基督教體系下，落實基督教道德決斷和社會責任的政治行動。

二、單一神論時期的自由和改革思想

(一)浪漫詩人與法國大革命

柯立芝在 1792 到 1798 年間自陳為單一神論者(unitarians)，¹⁵否定三位一體(trinity)，反對原罪論，強調單一神(unity)和耶穌人性中的德性：

¹⁴ John Stuart Mill, "Coleridge," 163.

¹⁵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Coleridge to the Rev. John Edwards," 29 January 1796, in *Collected Letter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Vol. 1, ed. Earl Leslie Grigg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178. 柯立芝在自傳性著作《文學傳記》(*Biographia Literaria*, 1817)中，也追述自己從單一神論到三位一體信仰的教義轉變，Samuel Taylor Coleridge, *Biographia Literaria, Or, Biographical Sketches of My Literary Life and Opinions*, Vol.1,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Vol. 7, ed. James Engell and W. Jackson Bat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3), 204-205.

「在 1800 年前，有一個名叫耶穌基督的人，他做了很多奇妙的事……但是這個善良的人被不公正地處死，然而，他被釘在十字架上三天後，全能的上帝使他復活了」。¹⁶耶穌基督的復活是其完成上帝的神聖使命的證明，也證明了人性中德性具備至高潛力和可完美性，能夠激發善行，並得到救贖。¹⁷在 1795 年，他批評英國政府對法國宣戰，也批評國教會主戰、違反了基督精神。他反對教會和政治體制掛鉤，他支持更簡單、沒有教士體制的基督教——「每個真正的基督徒都是教士」。¹⁸正因為此，此時期的柯立芝認為，基督教「是民主派的宗教」，「以最明確的方式教導人的權利：他獲得智慧的權利，他共享自然中所有祝福的權利」。¹⁹如同其他宗教異議份子時常批評當道，不滿英國政府和國教會對於法國大革命的政策，柯立芝也著書與演講，批評英國政府壓制改革，壓迫人民自由，剝奪英國人獨立思考、理性批判的權利。儘管柯立芝在 1790 年代末至十九世紀初經歷信仰危機與信仰轉

¹⁶ 原文為 “That about 1800 years ago there lived a man called Jesus Christ, that did a great many wonderful things, such as healing incurable diseases, restoring suspended animation, and foretelling events long before they happened, that this good and kind man was put to Death unjustly, but that God Almighty brought him to Life on the Third Day after his crucifixion.”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Lectures on Revealed Religion*,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Vol. 1, eds. Lewis Patton and Peter Man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1), 174-175. 關於柯立芝的單一神論，也可參考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Lectures on Revealed Religion*, 195.

¹⁷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Lectures on Revealed Religion*, 174.

¹⁸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Conciones ad Populum, or Address to the People*,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Vol. 1, 67.

¹⁹ 原文為 Religion which “teaches in the most explicit terms the rights of Man, his right to Wisdom, his right to an equal share in all the blessings of nature.”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Coleridge to John Thelwall,” 127 December 1796, *Collected Letter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Vol. 1, 282.

變，基督信仰一直在他的政治信念中扮演重要角色，也主導了他對於英國政治的理解和認識。他也始終相信，具備宗教素養的菁英才是政治改革中的關鍵角色，他們是調解和指導大眾基本道德知識的導師。

1790 年代初是一段具理想性、反抗權威的浪漫年輕人摸索與釐清政治思想的時期。1791 年至 1794 年間，柯立芝欲與騷賽(Robert Southey, 1774-1843)，拉維爾(Robert Lovell, 1771-1796)一同前往北美薩斯昆翰納河(Susquehanna River)畔，建立平等烏托邦(pantisocracy)——無威權且共享財產的共和體制。²⁰此時正值法國大革命時代，即使柯立芝不認同法國大革命的政治行動(不過他支持法國大革命理念)，且時常批評法國雅各賓黨政策，他對於英國內閣及其政策的批判，已經讓 1790 年代的柯立芝被貼上「雅各賓」(Jacobin)標籤。²¹法國大革命的理念高舉人性中的德性和

²⁰ 這三位年輕人欲建立平等、緊密、如兄弟手足的友誼，也透過婚姻成為連襟，拉維爾在 1794 年 1 月娶了在巴斯(Bath)和布里斯托(Bristol)小有名氣的演員瑪麗·佛里克(Mary Fricker, 1771-1862)為妻，騷賽家族與佛里克家族是布里斯托地方上的舊識，於 1795 年 11 月娶瑪麗的妹妹伊迪絲·佛里克(Edith Fricker, 1774-1837)為妻。柯立芝在 1794 年初在布里斯托結識拉維爾和騷賽，並一起分享著前去新世界建立理想社會的憧憬和計畫，他於 1795 年 10 月娶了瑪麗和伊迪絲的長姊莎拉·佛里克(Sarah Fricker, 1770-1845)為妻，不過這段婚姻對柯立芝或莎拉都相當不愉快。據柯立芝所述，這段關係的開始是為戀愛而戀愛，是錯誤的決定。而此移民計畫，也隨著拉維爾於 1796 年過世，以及柯立芝和騷賽理念上漸行漸遠而無疾而終。柯立芝和騷賽從未到過薩斯昆翰納。Lewis Patton and Peter Mann, "Editors' Introduction,"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Vol. 1, xxiii-xxv.

²¹ 1797 年柯立芝信中寫到一段軼事，他在布里斯托郊外遇到一位婦人，婦人問他是否認識一位來自布里斯托的柯立芝。柯立芝答道，他聽說過這個人，婦人繼續道：「你知道這個惡劣的雅各賓惡棍從我們的教區帶走一個年輕人……」柯立芝禮貌又貌似認同地聽婦人講了一個小時，不時給予「天哪」的生動回應，最後他已經沒有勇氣和婦人說出自己的真面目。這段話一方面表示一般人對於英國雅各賓的看法，一方面也看到此時的柯立芝依舊以

理性，與青年時期柯立芝的宗教教義不謀而合。然而法國大革命進入恐怖時期，意味著柯立芝本來相信的人性可完美性，以及單一神論中基督憑人性(德性)得救的信念出現了矛盾。²²法國雅各賓沒有改革大眾的德性；他寫道，法國大革命者在面對無知大眾時，不是因為勇於對抗而喪命在斷頭台上，就是如羅伯斯比爾(Maximilien Robespierre, 1758-1794)利用大眾，利用無套褲漢作為達成其政治目的的工具，這是雅各賓犯下的「巨大錯誤」。²³

在 1792 到 1796 年間，英國中產階級自由派文人與下層激進社團工人同樣被視為雅各賓，而這些文人也一度接受此名稱。如同柯立芝長期通信的自由派友人賽沃爾(John Thelwall, 1764-1834)曾說明，他樂於接受此標籤，一因它是敵營所給的印記，二因即使他不認同晚近法國的恐怖政治，他依舊認同法國大革命關於理性和人性的理念，三因「英國雅各賓」稱號，意味著他不滿英國政治現狀，支持政治改革，批判封建階級的規範。²⁴不只如此，這些曾經同情法國大革命的文人多半受到英國十七世紀以來的共和思想影響，批評政府與教會濫用特權，

幽默自嘲的方式道出自己的政治改革立場。Samuel Taylor Coleridge, "Coleridge to Josiah Wade," postscript, circa 8 April 1797,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Coleridge to George Coleridge," 10 November 1798, in *Collected Letter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Vol. 1, 321.

²² 柯立芝在 1802 年寫給其兄的信中指出，他相信人帶有的原罪，而且原罪無法通過單一神論信仰中「基督純潔的美德與卓越的榜樣」得到救贖，而是透過「一種神秘的方式」，也就是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而後復活的結果。Samuel Taylor Coleridge, "Coleridge to George Coleridge," 1 July 1802, *Collected Letter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Vol. 2, 807.

²³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Conciones ad Populum*, 33-34.

²⁴ John Thelwall, *Rights of Nature, Against the Usurpations of Establishments. A Series of Letters to the People, in Reply to the False Principles of Burke. Part the Second* (London: H. D. Symonds, 1796), 32.

他們也具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特色，關心國際間政治自由與宗教寬容問題。儘管英國保守陣營文宣將國內的雅各賓描寫成一手捧著潘恩(Thomas Paine, 1737-1809)的《人的權利》(*The Rights of Man*)，一手殺父弑君盜人財產，高舉理性而褻瀆上帝，1790年代初自由派英國文人不反對「雅各賓」這個標籤。²⁵

1790年代初期的革命巴黎吸引一批嚮往自由與平等的英國年輕文人前去法國，中間不乏宗教異議份子。單一神論的浪漫詩人和旅遊紀實作家海倫·瑪麗亞·威廉斯(Helen Maria Williams, 1761-1827)在1790年7月13日抵達巴黎，觀察並記錄革命進程。在7月14日的慶典活動中，威廉斯看到法國國民會議(*l'Assemblée nationale*)承諾與全民溝通，來自法國各省的團體，包括貴族、工人、國王路易十六，都在此時接受了國民會議代表國家主權。威廉斯深受感動，寫下：「這是人類的勝利；……只需具備人性中的普通情感，便能在此時此刻成為世界公民」，²⁶成為巴黎的一分子，找到歸屬感。她相信法國大革命的領導者不只是仰賴「理性的力量」，他們「非常了解人心」，保護了所有

²⁵ 普遍來說，自由派文人很清楚英國雅各賓與法國雅各賓的差異，他們不認同法國雅各賓在1792之後的恐怖手段。上述的賽沃爾就一再強調，他支持雅各賓理念，不等於支持法國恐怖統治與羅伯斯比爾(Maximilien Robespierre, 1758-1794)的手段。John Thelwall, *The Rights of Nature, Against the Usurpations of Establishments. A series of Letters to the People of Great Britain, Occasioned by the Recent Effusions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Edmund Burke. Letter the First* (London: H. D. Symonds, 1796); John Thelwall, *Rights of Nature. Part the Second*.

²⁶ Helen Maria Williams, *Letters Written in France: in the Summer 1790, to a Friend in England, Containing Various Anecdotes Relative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eds. Neil Fraistat and Susan S. Lanser (Peterborough, Ont.: Broadview Press, 2001), 69.

人的自然權利——不分國籍階級男女。²⁷威廉斯《旅法書簡》簡單而感性的紀錄，感動許多不滿英國政治、渴望改革的年輕文人，也扣緊了 1780 至 1790 年代英國自由派文人相信理性，批判專權和國際主義特色。

在 1791 年，年僅 22 歲的詩人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激動地帶著詩人夏洛特·史密斯(Charlotte Smith, 1749-1806)的介紹信來到巴黎，期待一睹威廉斯風采，並在法國社會找回的樸實人性之美。旅程中華茲華斯更被法國大革命中即將落實的正義與自由所感動，「法國站在黃金時刻的頂峰，／而人性似又重生。」²⁸華茲華斯在欣喜的心情中，步行至法國各處。柯立芝形容華茲華斯是「共和主義者和大半個無神論者」。²⁹在華茲華斯看來，長久以來歐洲階級社會與天主教教會漠視了窮苦大眾，底層人民不得溫飽，遑論讀書識字，以及運用理性做道德判斷，談論新知。直到革命爆發，貫徹啟蒙思想中對於人的理性的理念，廢除階級與不平等稅制，推行立憲制，這一切才出現變化。華茲華斯早年的思想相當接近法國雅各賓，主張共和，接受自然神論，嘗試了解群眾文化。

不過，文人同情下層階級，不表示願意與他們為伍，或打破社會

²⁷ Helen Maria Williams, *Letters Written in France: in the Summer 1790*, 90.

²⁸ William Wordsworth, *The Prelude: The Four Texts (1798, 1799, 1805, 1850)*, ed. Jonathan Wordsworth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5), Book vi (1805), 226. 也參考 “William Wordsworth to Dorothy Wordsworth,” 6 September 1790, in William Wordsworth and Dorothy Wordsworth, *The Early Letters of William and Dorothy Wordsworth (1787-1805)*, ed. Ernest de Selincour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5), 35.

²⁹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Coleridge to John Thelwall,” 13 May 1796, Vol. 1, in *Collected Letter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215-216. 引文中的斜體字為原作者所強調。

階級。以著名社會史家湯普森(E. P. Thompson, 1924-1993)之語來說，這些高知識文人一度抱持共和思想，嘗試推動政治改革。不過文人未必了解底層工人的政治文化，他們小看工匠、日薪工人長久一直以來對於物價高漲、社會不公時的抗議行動和政治語言。³⁰所以，1790年代自由派文人各自有啟蒙世界的想法，沒有共識，他們更沒有真正進入或了解激進工人團體的世界。就連激進論作家潘恩，他的《人的權利》可說是1790年初期溝通文人和激進團體政治語言的橋樑，然而他與激進團體的合作關係也不像是我們想的那麼密切。³¹因此，到了1790

³⁰ 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Working Class*, 171-181, 199-201. 湯姆森認為1792-1796年英格蘭的政治改革運動，不是中上層菁英地推動，而是城鄉間工匠階級社團、酒館串連的結果。關於法國大革命爆發前，英格蘭歷史脈絡中的自由與權利觀念，E. 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Working Class*, 84-110. 迪更森(H. T. Dickinson)在十八世紀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更是影響1980年代以後研究自由與權利議題的經典。H. T. Dickinson, *Liberty and Property: Political Ideology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關於法國大革命時期英國的政治辯論，除了上述迪更森的著作，也可參考 H. T. Dickinson, *British Radicalism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9-1815*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5); H. T. Dickinson (ed.), *Britain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9-1815*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89); Mark Philp (ed.),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British Popular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Gregory Claeys, *The French Revolution Debate in Britain: The Origins of Modern Politic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amela Clemit (ed.), *British Literatur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the 1790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³¹ 很少資料能證明潘恩和「倫敦通信協會」(London Corresponding Society)保持往來聯繫。潘恩和「憲法資訊協會」(Society for Constitutional Information)中的激進作家較多往來，但是政治理念時常不同調。參考 J. C. D. Clark, *Thomas Paine: Britain, America, and France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and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305-308. 潘恩在英國期間(1787-1792)一直溝通激進團體，試圖得到更多支持，不過激進分子之間理念各不相同，成效有限。

年代後期文人與激進工匠團體兩者分道揚鑣已成態勢。

在國際政治上，法國大革命也沒有一帆風順。從 1791 至 1792 秋，法國大革命造成社會動盪，國內黨派惡鬥，人民報復性暴動，得勢群體肅清政敵，使得許多原本同情法國大革命的英國文人開始質疑法國大革命的恐怖手段和激進理念，例如平等和全民享選舉權等理念，以及法國群眾擁有政治權利後，是否造成另一種不公義和不慈善的社會？普遍來說，大部分英國人支持的是君主立憲，而非激進的民主共和國，所以他們隨著法國政治局勢混亂，反省法國大革命的訴求，例如原先著書支持法國大革命的麥金塔許(James Mackintosh, 1765-1832)開始對於這場革命感到無望，法國大革命未必帶來社會改革。³²詩人蘇厄德(Anna Seward, 1742-1809)在 1789 年夏天先是支持法國大革命的訴求，曾在 1790 年嘲諷柏克和其《法國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1790)。柏克在《法國大革命的反思》中警告英國讀者法國大革命的本質與暴力性，強調英國既有憲政體制、社會階級與基督教道德秩序的實際德性，也批評法國大革命人士和英國激進改革者一樣，皆為理神論者或無神論者，高舉抽象的理性與人的權利，卻無深沉的宗教情感，宣稱擁抱普世自由與人權，其實犧牲了對於家、地方和國家的情感。³³1790 年中，蘇厄德開始對於法國政治變革方式產生質疑，法國大革命導致自私自利、無法治的危險社會。³⁴她再次

³² James Mackintosh, *Memoirs of the Life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Sir James Mackintosh*, Vol. 1 (2 vols., London: Edward Moxon, 1835), 84.

³³ Edmund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ed. L. G. Mitchel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³⁴ Anna Seward, "Anna Seward to Helen Maria Williams," 12 December 1790, "Anna Seward to Rev. T. S. Whalley," 19 December 1790, "Anna Seward to Mrs. Taylor, 10 January 1790," 皆出自於 *Letters of Anna Seward: Written between the Years 1784 and 1807*, Vol. 3, ed. A. Constable (Edinburgh: George

閱讀柏克的著作，承認柏克思想具說服力。隨著國際政治與國際關係的轉變，英國自由派文人對於英法政治和柏克思想的態度出現變化，轉而支持英國既有政體。柏克式英國憲政與政治秩序，成為十八世紀末的主流憲政思想。

1792 年之後華茲華斯對於群眾暴力和革命人士的專制日益反感，不再崇拜無神論者高德溫(William Godwin, 1756-1836)所主張的無政府論和理性哲學，也對於人性「絕望」。³⁵在〈丁登寺〉(“Lines Written a Few Miles above Tintern Abbey,” 1798)一詩中，華茲華斯寫道，法國的經驗讓他了解人類的軟弱與可墮落性，以及德性時常「遭到挑戰」和「壓制」。³⁶在外在與內心皆混亂動盪之際，他躊躇沮喪，終在年底告別了法國情人與初生女兒，也離開了年輕時所支持的共和體制與理性思想。華茲華斯回到倫敦，輾轉在英格蘭西北部湖區與胞妹桃樂絲·華茲華斯(Dorothy Wordsworth, 1771-1855)共建家園。往後重視的是既有社會中樸實的家鄉情感與道德責任，遠離理性哲學和政治革命，也不提世界公民的宏大理想。³⁷

Ramsay & Company, 1811), 44-46, 52.

³⁵ William Wordsworth, *The Prelude: The Four Text (1798, 1799, 1805, 1850)*, book x (1805), 446.

³⁶ William Wordsworth, *Lines Written a Few Miles above Tintern Abbey* (1798), in William Wordsworth and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Lyrical Ballads*, ed. Michael Schmidt (London: Penguin, 1999), 112.

³⁷ 華茲華斯在 1790 年代初的思想變化，可參閱 William Wordsworth, “William Wordsworth to Dorothy Wordsworth,” 6 September 1790, in William Wordsworth and Dorothy Wordsworth, *The Early Letters of William and Dorothy Wordsworth (1787-1805)*, 35. William Wordsworth, *The Prelude: The Four Text (1798, 1799, 1805, 1850)*, 226, 446, 452. William Wordsworth, *Lines Written a Few Miles above Tintern Abbey* (1798), in William Wordsworth and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Lyrical Ballads, with a Few Other Poems*, ed.

與上述文人相似，柯立芝的自由思想和改革理想也出現變化。儘管柯立芝在 1790 年代中期依舊批評英國政府的主戰政策和壓制言論自由，他對於法國大革命也抱持複雜的態度，既難以忘懷其高舉的美好人性、卻又在其推動過程中看到最為冷酷或墮落的人性。他的宗教思想也連帶受到政治衝擊，促使他對於自身的哲學和信仰進行革命性的省思。世紀之交時他從單一神論重新回到三位一體的基督教信仰，³⁸並從德國唯心論中尋找神學意義，也向福音派聖公會信仰(Evangelical Anglican)靠攏，對於政治和時事都表現出「大覺醒者」般的強烈使命感。

(二)柯立芝與政治批評

隨著法國大革命爆發，英國國內激進改革社團聲勢日大，看似與法國雅各賓裡應外合，積極推動英國革命。因此英國政府對於異議的容忍度大減，透過修法與政治審判壓縮人民的言論與出版自由。1792 年至 1794 年英國政府壓迫出版自由的政策，並加入反法同盟，對法宣戰，可說是刺激柯立芝執筆批評時政的契機。1794 年 12 月 1 日始至 1795 年 1 月底，柯立芝在《晨紀事報》(*the Morning Chronicle*)陸續刊登了十一篇《關於著名人士十四行詩》(*Sonnets on Eminent Characters*)，³⁹其中

Michael Schmidt (London: Penguin, 2006), 112.

³⁸ 原文：“A more thorough revolution in my philosophic principles, and a deeper insight into my own heart, were yet wanting. Nevertheless, I cannot doubt, that the difference of my metaphysical notions from those of Unitarians in general contributed to my final re-conversion to the whole truth in Christ”.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Biographia Literaria*, 205.

³⁹ 1794 年 12 月 11 日，柯立芝寫給騷賽的信中談到此系列十四行詩：「我已經寫了十首——預計再寫六首」(“Coleridge to Southey,” 11 Dec 1794, in *Collected Letter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Vol. 1, 137。但是他在隔年 1 月 29 日後就停止寫作。已在《晨紀事報》出版的十一首分別為“To the Hon

〈致柏克〉(“To Burke”)和〈致彼特〉(“To Pitt”)是唯二以負面文字呈現的作品。在〈致柏克〉中針對柏克主戰立場，詩中「自由」以母親形象出現，飽受男性(柏克)言語上的摧殘傷害，直指柏克在國會中對於「自由」的壓迫：

那壓迫之惡的幫兇們正彈冠相慶，
廣布巫毒之語毀壞了我備受讚譽的美名。
柏克！你不應於墮落之杯中啜飲！……⁴⁰

直到詩歌尾聲，這樣的權力關係才出現轉機，欺壓自由之徒終於服從母親，回到自然的母子倫常關係。1792 年之後英國社會普遍支持柏克，柯立芝反而批評柏克摧殘自由，此乃針對柏克持續主張對法國出兵。柏克在 1793 年的國會演講和出版物都一再抨擊以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 1749-1806)為首的反對派，⁴¹認為他們始終沒有看清楚法國雅各賓在

Mr Erskine”(1 December 1794), “To Burke” (9 December 1794), “To Priestley” (11 December), “To Fayette” (15 December), “To Kosciusko” (16 December), “To Pitt” (23 December), “To Bowles” (26 December), “To Mrs Siddons” (29 December), “To Godwin” (10 January 1795), “To Southey” (14 January), “To Sheridan” (29 January).

⁴⁰節錄之原文：“Thou badst Oppression's hireling crew rejoice/ Blasting with wizard spell my laurel'd fame./ Yet never, BURKE! thou drank'st Corruption's bowl!...”. “To Burke,” in *The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Vol. 1, ed. Ernest Hartley Coleridge, 80-81. <https://www.gutenberg.org/files/29091/29091-h/29091-h.htm>.

Accessed 24 December 2020.

⁴¹ 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 1749-1806)是英國反對派陣營的國會議員。他在美國獨立運動期間，福克斯是柏克在英國國會反對陣營的同僚。兩人都主張國會需要改革，並批評北美危機時首相諾斯勳爵(Frederick North, 慣稱為 the Lord North, 1732-1792)對殖民地的專斷態度。兩人在法國大革命爆發後產生截然不同的政治見解，柏克始終強調國會主權和國會議員的道德決斷力和確保國會健康地運作，福克斯則是主張國會是人民代表，故他重

1789 年後的一連串計畫。法國是以軍事共和國的形式，透過戰爭傳播雅各賓思想，若英國在此時與法國談和，就是「犧牲我們國內的尊嚴和安全以及歐洲的獨立，支持在法國盛行的無政府狀態和暴政的奇怪混合物」。⁴²而且柏克相信，法國散播的革命思想，足以顛覆歐洲文明，因此他一再主張，唯有對法國雅各賓和雅各賓主義宣戰，才能抵抗親法勢力，讓英國重回和平。⁴³

在柯立芝看來，柏克及其國會同袍毫無與法國大革命和談之意。儘管法國新政府極端激進，詩人此時依舊同情啟蒙運動至法國大革命的理想，若英國政府以柏克之說而對法出兵，只會逼使法國以更極端的手段對付內憂外患，終於出現恐怖政治，而且，大眾也看到柏克的自相矛盾——柏克在 1774 至 1785 年間，一直主張英國與北美共和政府調解，此時卻又對法國共和政府主戰。⁴⁴柯立芝在 1796 年 3 月自創的期刊《守望者》(*The Watchman*)第一期發刊詞之後，即刊載〈回顧國會中與法國議和之動議〉(“Review to the Motions in the Legislature for a Peace with France”)，扼要報導了 1792 底至 1796 年 2 月國會主政者與反對派在開

視輿論和公眾的權利。兩人終於分道揚鑣，分屬不同的黨派陣營。1780 年代至 1806 年，國會中的反對派(the Opposition)幾乎都是福克斯的追隨者，因此慣稱為福克斯惠格(the Foxite Whig)，或福克斯反對派(the Foxite Opposition)，他們比主政黨更主張政治改革與宗教寬容。

42 Edmund Burke, *Observations on the Conduct of the Minority* (Spring 1793), in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 Vol. 8, ed. L. G. Mitchell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422.

43 William Cobbett, ed., *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to the Year of 1803*, Vol. 30 (London: Longman & Co, 1817), 378-387, 432-437. See also Edmund Burke, *Observations on the Conduct of the Minority* (Spring 1793), 404-452. 報紙也刊載國會演講和辯論，如 *Morning Chronicle*, 19 February 1793; *Star*, 19 February 1793.

44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Conciones ad Populum*, 54-58.

戰或議和上的辯論，並且評議柏克的〈致貴族的一封信〉（“Review of Burke’s Letter of a Noble Lord”），皆可見柯立芝的反戰立場。⁴⁵

1794年5月，首相彼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 1759-1806)暫停人身保護令，起訴政治異議分子，進行政治審判。柯立芝在〈致彼特〉批評彼特政府壓迫言論自由，詩中英國以女性、基督形象出現，主角彼特以猶大形象出現，猶大試圖誘惑基督，而後又背叛基督：

以猶大之吻玷污了他的國度！

(將聖父之名玷污！)

又將她釘於苦難的十字之上折磨，

遙遙地將熱望之矛刺進她的心窩！⁴⁶

最後，正義女神登場準備摧毀彼特／猶大，給予嚴厲的審判。⁴⁷此詩公開且直白地指責彼特，以彼特為首的保守派，看似以維護國家秩序的法律名義行事，實則擴張政府專權，背叛英國憲政精神中的出版自由，違背了正義與寬容精神。⁴⁸此詩刊登於1794年12月23日，可謂

⁴⁵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Review to the Motions in the Legislature for a Peace with France,” No. 1, Tuesday, 1 March 1796, *The Watchman*,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Vol. 2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4), 16-26; “Review of Burke’s Letter of a Noble Lord,” No. 1. Tuesday, 1 March 1796, *The Watchman*, 29-39.

⁴⁶ 這四行原文：“And kiss'd his country with Iscariot mouth/ (Staining most foul a godlike Father's name)!/ Then fix'd her on the cross of deep distress,/ And at safe distance marks the thirsty lance/ Pierce her big side!...”. “To Pitt,” in *The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Vol. 1, ed. Ernest Hartley Coleridge, 83-84. <https://www.gutenberg.org/files/29091/29091-h/29091-h.htm>. Accessed 24 December 2020.

⁴⁷ 原文：“... But o! if some strange trance/ The eye-lids of thy stern-brow'd Sister press,/ Seize thou, more terrible, th' avenging brand—/And hurl her thunderbolts with fiercer hand!”

⁴⁸ 1796年四月，柯立芝將〈致彼特〉更名為〈致恩惠〉（“To Mercy”），刊登

大膽直率地表達詩人對於英國政府的不滿，直指英國保守主政者在 1790 年代自詡保護了自由傳統，實際上扼殺其真諦。

1795 年 11 月，彼特政府提出〈煽動性集會法案〉和〈叛亂罪法案〉，12 月 18 日國會通過，成為〈煽動性集會法〉(“An Act for the More Effectually Preventing Seditious Meetings and Assemblies”)和〈叛亂罪法〉(“An Act for the Safety and Preservation of His Majesty’s Person and Government against Treasonable Practices and Attempts”)，被當時人通稱「二法」(the Two Acts)。⁴⁹無論是國會中福克斯惠格或民間社團皆出現抗議之聲。在下議院中，福克斯惠格強調英國人的言論和集會自由，此二法的通過無異是違背自由政府的基礎和憲法原則，那麼國會的意義也會連帶消失。⁵⁰英國憲法具不成文(unwritten)特性，是長期以來君主與貴族、君主與國會、國會與人民辯論、解釋的產物，而十三世紀的《大憲章》(*Magna Carta*)、1689 年

在《守望者》第 5 期。“To Mercy,” No. V. Saturday, 2 April 1796, *The Watchman*, 166-167.

⁴⁹ 1795 年 11 月 4 日國王發出公告，指出西敏市出現憤怒的群眾聚會，威脅國王和國會議員安全，應禁止煽動性集會，任何子民若懷疑此類聚會的不法動機，也應盡快向地方官員報告。國會提出〈煽動性集會法案〉和〈叛亂罪法案〉後，各界譁然，並向國會請願，民間也自辦期刊和公眾演講反對彼特政府的法案。詳細討論，參考汪采燁，〈法國大革命期間英國各派對於出版自由之辯〉，《新史學》32：2(臺北，2021)：129-194。

⁵⁰ *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Vol. 32, 279-280. 上議院中也出現抗議之聲，貝德福德公爵(Francis Russell, 5th Duke of Bedford, 1765-1802)，德比伯爵(Edward Smith-Stanley, 12th Earl of Derby, 1752-1834)和勞德代爾伯爵(James Maitland, 8th Earl of Lauderdale, 1759-1839)聯合反對「二法案」，指出國王不應因個人的恐懼和憤怒，想像人民集會即是叛亂，並祭出法律來懲治人民，如是行事將對英國法律與憲法造成嚴重傷害。他們也表示，以寫、說、集會方式自由討論政府行政，表達不滿，是英國人生來就有的權利，因此現在此「二法案」才是違憲行為。*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Vol. 32, 271-272.

《權利法案》(*Bill of Rights*)等法律文件是世代以來法學辯論的重要精神依歸和指導(prescriptive)原則。所以英國國會議員或是柯立芝等人政治思想著作中所講的憲法及其自由精神，指的都是他們如何托古言說地詮釋或編織英國憲法，展現古憲法要義。

柯立芝於 1795 年 1 月底開始，在布里斯托(Bristol)展開一系列的《道德與政治講座》(*A Moral and Political Lecture*, 1795)，第一講內容隨即以同名出版，而後幾講整理為《致人民書》(*Conciones ad Populum; or, Addresses to the People*)和《被揭發的陰謀——反對內閣叛國演講》(*The Plot Discovered; Or, an Address to the People Against Ministerial Treason*)，於同年 12 月出版，展現出宗教和政治異議份子對於國家政策的批判。誠如柯立芝在《道德與政治講座》的說明書所寫，在這個特殊時期，政府對於任何「自由原則」相關的言論都相當緊張：「在這樣猜忌、派系狂熱的時代，那些膽敢公開解釋自由原則的人，一定預期到他們的目的會被扭曲，也會被貼上如同耶穌的使徒般的標籤：『煽動群眾者，被控為煽動罪(stirrers up of the People, and men accused of Sedition)。』」⁵¹根據倫敦《星報》(*The Star*)記錄，1795 年 11 月 17 日，布里斯托地區大批反內閣政策的人民在市政廳集會，以柯立芝為首，反對月初剛通過的〈煽動性集會法〉和〈叛亂罪法〉。⁵²11 月 20 日群眾再次集會，提出相同訴求，並且全體參與者簽名連署，向國會陳情，反對上述二法。柯立芝在這幾天內整理其演講稿，出版《被揭發的陰謀》，痛斥〈煽動性集會法〉和〈叛亂罪法〉既「謀殺了出版自由」，也「扼殺言論自由」，踐踏「人的尊嚴(the majesty of man)」和民權(civil liberties)，⁵³無疑剝奪英國憲政中最好的一

51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Advertisement" of *A Moral and Political Lecture*, 4.

52 *The Star*, 23 Nov 1795. 《星報》報導了 11 月 17 日與 20 日集會過程與主要參與者言論和訴求。

53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The Plot Discovered; Or, an Address to the People*

部分，讓英國倒退至專政體制，導致大眾不再關心公共生活、批判時政，出版失去其形成輿論的作用。

《被揭發的陰謀》以托利黨立場的主教赫斯雷(Samuel Horsley, 1733-1806)的諷刺語開場：「群眾與法律無關，僅能服從它」。⁵⁴換言之，人民沒有政治權利，只能接受、服從國會公布的法律。柯立芝認為，英國當前現狀就是如此糟糕：「在這項不合規定，背叛人的尊嚴，褻瀆神的善的法律被登錄之前，我前來抗議！……身為英國人，我對於奴隸狀態提出抗議！(as a BRITON, I protest against slavery!)」政府應當符合憲政精神，保障民權，而今國會卻立下有違憲之嫌的法律。⁵⁵生長在奴隸販賣大港布里斯托，柯立芝非常清楚奴隸販賣的狀況。他同時也在推動廢除奴隸貿易，拒絕購買蔗糖等殖民地種植園產品。柯立芝疾呼，新法執行後，英國人將失去請願與出版自由，失去發語權與獨立性。對於了解奴隸制度、反對奴隸貿易的柯立芝而言，這是相當深沉的控訴。

柯立芝認為，若國會運作不當，社會又無法形成輿論，英國政府體制隨時會從混合體制回到專制體制。一如啟蒙時代文人，他將政府分為共和、專制、混合體制三種，分別是人民主權的政府(Government by the people)，控制人民的政府(Government over the people)，與人民共治的政府(Government with the people)。第一種是民主政府或代議政府，⁵⁶第二種是專制政府，人民沒有參政或表達意見的管道，第三種是混和式政府(the

Against Ministerial Treason (Bristol, 1795), 3-4.

⁵⁴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The Plot Discovered*, 3.

⁵⁵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The Plot Discovered*, 3. 引文中的大寫字為原作者所強調。

⁵⁶ 柯立芝舉例美洲部落，以及古代雅典或其他希臘城邦「有可能」也是此體制。他解釋道，因為古代希臘城邦有許多奴隸，實質上破壞了古人宣稱的「共和國」美名。Samuel Taylor Coleridge, *The Plot Discovered*, 33.

“mixed”)，既有君主握有主權，而其人民透過某些方式與貴族或君主共享制定法律的權利／權力，並制衡君主。此政府正在從第專制政府進步到代議政府。⁵⁷柯立芝認為，當前英國政府之所以是「與人民共治的政府」，乃是長久以來打下來的憲政基礎，人民透過國會發聲。⁵⁸然而，近年來國會選舉方式腐敗，議員素質低落，急於私利，不具公共精神，導致英國漸漸傾向於專制體制。他連同國會選舉方式也做了一番批評。他認為傳統上英國國會議員是「獨立的土地持有者」，不屈服於金錢，不易被收買；但是到了十八世紀末，金錢政治日益嚴重，王室以之控制內閣，⁵⁹以及商業社會中個人習於追求私利，忘卻公共精神，在柯立芝眼中都是「不獨立、自私和貪戀奢華與享樂的非男性化的喜好」。⁶⁰故而議員成為失職代表，缺乏社會責任感，只聽命王室，才會訂出惡法。⁶¹

此時期的柯立芝反對「二法」，主張國會改革，並企圖透過公開

⁵⁷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The Plot Discovered*, 33.

⁵⁸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The Plot Discovered*, 37. 柯立芝以英國托利黨法學家布萊克史東(William Blackstone, 1723-1780)之言，說明英國人民的主權行使是透過部份人選舉出的代理人，在政府中表達意見，故此體制有可能墮落回專制政府，也有機會進步成共和政府。Samuel Taylor Coleridge, *The Plot Discovered*, 35-37.

⁵⁹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The Plot Discovered*, 39-43, 46-47.

⁶⁰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The Plot Discovered*, 50. 原文：“our vast commerce has made general among us that dependence and selfishness and unmanly love of splendour and pleasure, which necessarily preclude all public spirit.”

⁶¹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The Plot Discovered*, 41. 柯立芝在同時期的筆記中，也寫下：「這些法案(按：二法)阻止了人心智的成長」，讓人民不具理性思辯力和智識累積，只會取悅官員，有如官員的寵物。他更諷刺道，而今內閣就是讓這些「寵物」成為王室「安全又有娛樂性的小玩物」。Samuel Taylor Coleridge, *The Notebook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Vol.1: 1794-1804, ed. Kathleen Coburn (Abington: Routledge, 2019), 91.

演講和投書得到公眾支持。他看似與激進社團同調，都反對政府趁機擴張政治實權，壓縮輿論自由度，並透過新的文化媒介爭取公眾支持，不過他們看待憲法的態度上出現差異。柯立芝基本上支持英國憲政體制和古憲法之說，認同普通法(common law)具備法令(成文法)和習俗(不成文法)的優點，在歷史沿革中展現習俗的智慧和法庭判決的實踐精神與理性原則，也有提防政府專權和對於出版與言論自由的善意解釋。而激進派的潘恩、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 1759-1797)等人則是走向共和主義，認為「不成文憲法」就是沒有憲法，所以英國需要全新的憲政。

我們亦可反思十八世紀英法不同的政治文化與面對政治革命的態度，法國新政府不斷嘗試更有效率、更強大的中央政府，更快速地貫徹自由平等概念；反觀 1790 年代初期的英國，受到法國大革命啟發的英國自由派或激進文人並不支持強而有力的政府，而是延續十八世紀啟蒙思想對於大政府的反感，對抗彼特政府專權，強調公民自由，展現出兩種不同歷史脈絡中貫徹改革的方式。

(三)輿論與開明政治

柯立芝也提出具啟蒙特色的政治觀察：國家權力的展現不應當只是家父長式由上向下發號施令。由於十八世紀英國印刷品出版前不再需要經由國家與教會審查，書報文化得以蓬勃發展，促進知識和意見交流，而政府也必須重視輿論力量。所以，柯立芝明白地說明：

出版自由——屬於人民的權力，給予我們具**影響力**的主權(an *influential sovereignty*)。透過書籍，必要的訊息得以傳播；通過

訊息，公眾意志(the public will)得以形成；透過請願權，意志可以表達出來……。⁶²

言論與出版自由造就出版與閱讀網絡，讓民眾有機會表達意見，此外，大眾也能夠透過憲政請願方式形成「普遍意志」(general will)，這是英國人特有的自由。⁶³柯立芝認為，文明、開明的政府必須重視公共精神和輿論，並透過此方式與人民共治。

柯立芝強調，政府公權力不應干預、甚至壓迫具公共精神的市民社會。個人在進入到公共領域時，從私人身份轉換成為公共著想的公民，並在此領域提出建議，和其他公民討論時事，形成意見。這段時期柯立芝談論公共精神的方式，明顯受到法國大革命再次捧紅的啟蒙哲士盧梭影響。柯立芝也不單單借用歐陸政治思想，他也從英國政治和社會來理解其意義。他認為英國憲政的優勢，正是能夠形成輿論，進一步凝聚為普遍意志，推動國家進步。

盧梭曾批評英國君主立憲無助於人民主權的展現，英國群眾無法參與政治，經常處於奴役狀態，無法形成公共意見：

英格蘭民族認為自己是自由的；但這是完全錯誤的；它(按：此指英格蘭)只有在國會議員選舉期間自由。一旦他們當選，奴役就會降臨在它身上，它什麼都不是。⁶⁴

前述柯立芝強調英國憲政中的出版、言論和請願自由，可說是回應了盧梭對於英國憲政的批評。柯立芝提醒讀者，在趨向專制、國會急需

⁶²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The Plot Discovered*, 43-44. 粗體字為原著者所強調處。

⁶³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The Plot Discovered*, 44.

⁶⁴ Jean-Jacques Rousseau, "Of the Social Contract or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Rights (1762)," in *Rousseau: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Other Later Political Writing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Victor Gourevit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14.

改革的時代，人民至少能夠透過出版與請願，形成輿論。進入十九世紀之後，柯立芝針對公民投票權和「普遍意志」提出諸多批評，⁶⁵可惜的是他始終沒有針對上述這段出自盧梭《社會契約論》(*Of the Social Contract or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Rights*, 1762)的引文做直接回應。其實，柯立芝早在 1795 年就以其人之道還其人之身，藉由盧梭的共和理論與普遍意志，提出能夠反駁盧梭批評英國憲政的論述，扼要解釋英國若保有憲政中的出版與請願自由，人民得以形成普遍意志，參與公眾政治，並非除了選舉時刻皆處在奴役狀態。

據柯立芝日後在《文學傳記》(*Biographia Literaria*, 1817)中自述，他在 1795 年 12 月布里斯托「大酒杯酒館」(Rummer's Tavern)中與「許多慈善者和反戰者」(sundry Philanthropists and Anti-polemists)會面，⁶⁶從中得到鼓勵，決定成立外省城市的期刊，報導政治新聞，讓讀者投書，抵制保王派報章雜誌中造假報告和假新聞。緊接著柯立芝以《守望者》(*The Watchman*)為名，爭取與文人社團合作，籌辦雜誌，⁶⁷誓言該期刊將是「忠實的守望者，呈現政治環境，並保護自由及其朋友們，使其免受劫匪與刺客的襲擊！」。⁶⁸這可說是回應了詩人一年前所寫的〈致柏克〉和〈致

⁶⁵ 盧梭的普遍意志是指一個社會中，每位公民都能夠了解國家大事，形成意見，進而在做政治決定時，全體公民都理性地站在群體的立場上，為公共利益著想，思考公共事務。此時全體公民和社會聯繫在一起，形成一個共同的理性意志，是能為國家謀最大利益。此意志是主權所在，與政府不同。

⁶⁶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Biographia Literaria*, 179.

⁶⁷ 柯立芝在〈說明書〉(“Prospectus”)，說明自己的目的是與「惠格俱樂部」(the WHIG CLUB)合作，也與「愛國社團」(The PATRIOTIC SOCIETIES)合作，企圖爭取更為普遍的選舉權。大寫字體為原作者所強調。Samuel Taylor Coleridge, “Prospectus” of *The Watchman*, 5. 柯立芝於 1796 年 1 月 9 日開始，展開籌資辦雜誌之旅，於同年 3 月 1 日發刊，5 月 13 日因財務困難而停刊，共出版十期。

⁶⁸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Prospectus” of *The Watchman*, 6.

彼特》，自由之神受到內閣政府的凌辱，也表達了文人守護社會的使命感。

《守望者》之名呼應了《聖經》〈以賽亞書〉第 21 章第 6 節和第 11 至 12 節 (Isaiah 21:6, 11-12) 以及〈以西結書〉第 3 章第 17 節與第 33 章第 6 至 7 節 (Ezekiel 3:17, 33:6-7) 上帝立先知為守望者之對話。每期頁首印著：

所有人皆可以曉得真理；

真理得讓我們自由！⁶⁹

此段文字改寫自〈約翰福音〉第 8 章 32 節：「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⁷⁰「真理得讓我們自由」標示了柯立芝深刻的宗教信仰與宗教信仰上的良心自由，正是他堅持獨立於黨派政治，公民應當獨立而自由的關鍵。後文將一再出現他作為「守望者」和「大覺性者」的社會角色。《守望者》期刊內容包括國內外新聞，國會演講，原創詩文(尤其著重與政治相關主題)。故而從期刊名、每期頁首訓言和期刊內容皆可看出柯立芝自命擔負傳達真理、捍衛自由的至高守護者角色，並與上帝在猶太社群中立「守望者」相呼應，藉此揭示文化和思想傳承之責。⁷¹

一如《被揭發的陰謀》，柯立芝強調出版和請願自由與一國之自由度的直接關連。他相信「知識即權力」，也就是「一個民族的自由程度，與輿論形成的自由度成正比」。⁷²他將「知識即權力」這句十

⁶⁹ 《守望者》每期頁首皆印這兩行字(大寫字體為原作者所強調)：

THAT ALL MAY KNOW THE TRUTH;

AND THAT THE TRUTH MAY MAKE US FREE!

⁷⁰ 此段《聖經》譯文出自中文和合本聖經。英文為：“and ye sha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shall make you free”, John 8:32 King James Version.

⁷¹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Prospectus” of *The Watchman*, 4-5.

⁷²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Prospectus” of *The Watchman*, 5.

七世紀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和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之語賦予啟蒙精神，著重教育推展，大眾意見的形成與流通；否則，若社會大眾皆無知愚昧，無法獨立且理性思考，如此一來，所有消息與知識都掌控在官方手中，市民社會無從形成公共精神，也就不會進步。他認為，社會的主體是「人民的德性與理性」，而政府形式只是表面形式，就算再好再進步的政府體制都不會帶來實質的社會進步。⁷³這些理念，也顯示出單一神論信仰下，柯立芝對於人性的強大信念——不過此信念在法國大革命的政治情勢轉變下，受到考驗。

柯立芝的公民與公共精神就講到此為止，在他最激進的時期，也沒有提及群眾的政治權利。他自始自終主張菁英主導政治；社會菁英必須考量群眾的知識程度和特性，「我們應該只在頭腦易於運用理性的人中大膽宣揚**政治真理**……」；至於群眾，「我們……應該**為**被壓迫者辯護，而不是**向**他們辯護」。⁷⁴柯立芝將支持自由派與改革者區分為兩種，一是無法做決定的平等主義者、近乎暴民的群體，二是人數「少而美好」、「有思想且無私的愛國者」，應當由後者引領群眾，作為政府與人民的橋樑，為他們發聲：因為這些菁英「習慣將人的事情看作一個過程，他們不匆忙，不停頓。他們擁有的政治知識的暮光不是僅足夠一隻腳接者一隻腳的亮光；當他們前進時，場景仍向他們敞開，當他們繼續前進，周圍是寬廣而多樣的景觀。冷靜和精力充沛是他們所有行動的標記。」⁷⁵由具備知識、改革思想和遠見的少數菁

⁷³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Prospectus" of *The Watchman*, 5.

⁷⁴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Conciones ad Populum*, 51, 43. 原文為 "We...should plead **for** the Oppressed, not *to* them." 粗體字為原作者所強調處。

⁷⁵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Conciones ad Populum*, 40. "Accustomed to regard all the affairs of man as a process, they never hurry and they never pause. Theirs is not that twilight of political knowledge which gives just enough light to place one foot before the other; as they advance the scene still opens upon them, and

英不疾不徐地推動社會進步，此觀念至他晚年都沒有改變。

在 1796 年初籌辦《守望者》的過程中，柯立芝遊歷異議教派勢力為主的英格蘭中部工業大城，在伯明罕(Birmingham)、德比(Derby)、諾丁罕(Nottingham)等城市得到許多資金和理念上的支持，⁷⁶然而期刊發行後，卻難以持續得到異議教派襄助。此刊物的贊助者多半是資本家，他們固然主張政治與宗教自由，但是他們往往不支持社會平等，導致柯立芝在批評商業社會財富分配不均和反奴貿易等議題均與贊助者不合。⁷⁷柯立芝對於金錢利益、商業社會的批評，到十九世紀持續可見。再者，從準備《守望者》發刊到正式發行期間，國內外政局繼續變化，柯立芝對於法國大革命中高舉的人性逐漸質疑——這也關乎他對於單一神論的信仰危機，人是否能憑德性得救？這段信仰危機時期，也是他逐漸接受英國既有政治和宗教體制的轉變期。

they press right onward with a vast and various landscape of existence around them. Calmness and energy mark all their actions.”

⁷⁶ 柯立芝籌資過程可見於他與地方友人書信往來中，尤其是與布里斯托單一神論商人偉德(Josiah Wade, 1761–1842)書信中：Samuel Taylor Coleridge, “Coleridge to Josiah Wade,” 10 Jan 1796, 175;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Coleridge to Josiah Wade,” 18 Jan 1796, 176;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Coleridge to Josiah Wade,” 27 Jan 1796, 177–178;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Coleridge to Josiah Wade,” 2 Feb 1796, 180–181;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Coleridge to Josiah Wade,” 6 Feb 1796, 184;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Coleridge to Josiah Wade,” 10 Feb 1796, 184, all in *Collected Letter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Vol. 1.

⁷⁷ 他幾次批評商業社會造成人性貪婪墮落。《守望者》諸多篇章在批評奴隸貿易，批評商業發展下物欲橫流，他也對於享受糖、甜點的消費者心態提出質疑。雖然他的目的是批評奴隸貿易，論述中也批判商業貿易和商業利益。例如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On the Slave Trade,” No. 4. Friday, 25 March 1796, *The Watchman*, 130–140. 亦參考 Thomas Poole, “To the Editor of the Watchman,” No. 5. Saturday, 2 April 1796, *The Watchman*, 163–165.

在民間抗議「二法」同時期，英國發生了幾次重要的煽動叛亂罪審判案件，言論與出版自由告急，在頻繁擔任煽動誹謗罪出庭律師的厄斯金(Thomas Erskine, 1750-1823)的辯護詞中，不斷說明憲法精神中對於出版和言論自由的維護，報紙和論冊中也報導當時法庭中的辯論，如《晨報與廣告人報》(*Morning Post and the Daily Advertiser*)、《公共廣告報》(*Public Advertiser*)、《晨紀事報》(*Morning Chronicle*)等，引起了公眾對出版自由的關注。激進作家如高德溫(William Godwin, 1756-1836)也為此議題寫作公開信或發表演說，批評彼特政府壓迫人民自由。⁷⁸厄斯金其實未必忠於被告的原意，在他的辯護中，激進改革分子始終是支持英國憲法，嘗試修正憲政不足之處。在高德溫筆下，英國雅各賓或共和主義者是批評政府不足，修正法律中不合理的部份，其動機也是出於愛國，尊重憲法。⁷⁹而柯立芝的期刊也是與福克斯惠格的「惠格俱樂部」(the WHIG CLUB)合作：「始終堅持在革命時期(按：光榮革命)建立的英國憲法原則，不能冷眼看待旁觀者破壞光榮時代豎立的最重要的公眾自由保障。」⁸⁰

⁷⁸ 高德溫曾以「穆西烏斯」(Mucius)為筆名寫作一系列支持政治改革的公開信給保王分子、里維斯，也寫給 1794 年叛亂罪審判陪審團，全數刊登在《晨紀事報》，譴責此審判對於人民出版自由的法律威脅。此外，這些文章在 1794 年末至 1795 年初轉載於地方報紙。前文已述及的出版商伊頓見其影響力，遂將這些文章整理出版，題為《對於首席大法官向陪審團提出的控告進行的粗略批評》(*Cursory Strictures on the Charge Delivered by Lord Chief Justice Eyre to the Grand Jury, 1794*)。該書廣為流傳，並獲得自由派文人支持，可說是 1794 至 1795 年在該議題上最具影響力的小冊子。

⁷⁹ 汪采燁，〈法國大革命期間英國各派對於出版自由之辯〉，141-181。

⁸⁰ Coleridge, "Prospectus" of *The Watchman*, 5. See also Appendix B, "Declaration of the Whig Club," *The Watchman*, 385. 原文："The WHIG CLUB invariably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British Constitution as established at the Revolution, cannot be unconcerned spectators of the

「二法」依舊實施下去，被起訴的激進作家卻也未必被定罪。這些例證讓柯立芝在內的自由派文人逐漸相信「二法」與憲法中維護了英國人的權利並行不悖。很明顯的，打從《守望者》第1期(1796年3月1日)出刊，柯立芝對「二法」的敵意已開始消減。他依舊主張捍衛良心、知識和言論自由，不受政府壓迫，不過他也觀察到，「二法」出現後，出版界的政治語言較為冷靜和謹慎，並不是百害無利的法律。⁸¹本文後續章節也將說明到，柯立芝雖然支持國會改革，看重公共意見，他並不認同國內激進團體的顛覆國家與教會言論，和群眾的反智反菁英言論。此外，儘管至1802年之前，柯立芝因為主張歐洲和平而不認可柏克的主戰言論，事實上，他對於英國憲政精神的理解，已經走向柏克式的論點了。

三、對於英國激進派的質疑

(一)反「現代愛國情操」與世俗化

1790年代中柯立芝時常批判法國大革命在實踐方式上的缺失和主政人物手段或目的上出現落差。此外，雖然他在1794至1795年時認同古典共和主義，講求獨立公民精神，柯立芝一直沒有認同法國大革命中以理性神取代基督宗教的政策和民主制度——人民道德尚未改善前，不足以做出獨立、冷靜、有智慧的判斷。他在1794年至1796年間最憂心的是，法國啟蒙哲士和革命人士無視基督教倫理，一味高

destruction of the most important securities of Public Liberty which were provided at that glorious era.” 引文中的大寫字體為原作者所強調。

⁸¹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Introductory Essay,” No. 1. Tuesday, 1 March 1796, *The Watchman*, 13-14.

舉理性與自由，卻不知其真意和如何妥當地落實，最終在內外政治力量壓迫下，急著以恐怖、嚴厲的手段推動共和國體制。

柯立芝借潘恩的話，「這個時代在考驗人心」，⁸²而法國所犯的錯誤提供英國警示：

一個國家涉過鮮血之河，走向權利，並在毀滅中標記下自由之路！然而，讓我們的感性不要與理性交戰，讓我們不要在人性的面具下放縱我們的惡毒激情。……少數人的知識無法消除多數人的無知；哲學之光，當它只侷限在少數人時，擁有者就是大眾的犧牲者，不是照亮者。法國的愛國者要麼是急著犯下危險而巨大的錯誤，使得某些惡成為偶然為善的手段，要麼就是被暴民犧牲，他們[愛國者]不屈的德性不允許自己被暴民的偏見和兇殘同化。⁸³

⁸² 這句話在 1795 年出現過兩次，先在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A Moral and Political Lecture*, 5, 後在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Conciones ad Populum*, 33. 柯立芝借用潘恩在《危機》(*The Crisis*, 1776)的第一句話：“These are the times that try men’s souls: The summer soldier and the sunshine patriots will, in this crisis, shrink from the service of his country; but he that stands it now, deserves the love and thanks of man and woman.” Thomas Paine, *The American Crisis*, No 1, 19 December 1776, in *Collected Writings: Common Sense, The Crisis, and Other Pamphlets, Articles, and Letters*, ed. Eric Foner (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1995), 91.

⁸³ 這段話在 1795 年出現過兩次，先在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A Moral and Political Lecture*, 6, 後在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Conciones ad Populum*, 34. 原文：“A nation wading to their Rights through Blood, and marking the track of Freedom by Devastation! Yet let us not embattle our Feelings against our Reason. Let us not indulge our malignant Passions under the mask of Humanity. ...it guides us to Equality should shew us the Dangers, that through the road. ...that the Knowledge of the Few cannot counteract the Ignorance of the Many; that the Light of Philosophy, when it is confined to a small Minority,

在柯立芝看來，吉倫特黨人(the Girondins)，如布列索(Jean-Pierre Brissot, 1754-1793)，是屬於後者，是具德性的愛國者，而更激進的雅各賓，如羅伯斯比爾，就是前者，是不顧善惡的野心家。據他所述，吉倫特黨人是法國大革命中的第一批共和主義者，他們有才智，充滿理想，卻缺少行動的膽識和持續性，最後也只是「崇高的夢想家，而不是目光敏銳的政治家」。⁸⁴取而代之的羅伯斯比爾，則是為了目的不擇手段的人物。即使羅伯斯比爾一再強調這些恐怖手段是為了清除敵人、快速建立德性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virtue)，柯立芝或同時期的文人並沒有被德性國度的說詞所打動。在柯立芝看來，羅伯斯比爾的政治藍圖：

看起來是宏偉而美麗的。他如此熱切地注視著它，以至於忽略了道路多骯髒，即使他原初的意圖是純潔的，他隨後的粗暴行為提供了可悲的證據，亦即，不是掌權者的性格主導了權力，而是權力塑造和敗壞了掌權者的性格。⁸⁵

法國大革命的手段已經污染了革命的原初理想，也讓柯立芝看到人的

points out the Possessors as the Victims, rather than the Illuminators, of the Multitudes. The Patriots of France either hastened into the dangerous and gigantic Error of making certain Evil the means of contingent Good, or were sacrificed by the Mob, with whose prejudices and ferocity their unbending Virtue forbade them to assimilate.”

⁸⁴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Conciones ad Populum*, 34-35.

⁸⁵ 原文：“I rather think, that the distant prospect, to which he was travelling, appeared to him grand and beautiful; but that he fixed his eye on it with such intense eagerness as to neglect the foulness of the road. If however his first intentions were pure, his subsequent enormities yield us a melancholy proof, that it is not the character of the possessor which directs the power, but the power which shapes and depraves the character of the possessor.”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Conciones ad Populum*, 35.

可墮落性，所以羅伯斯比爾「為了避免暴政，卻自己成為暴君」。⁸⁶柯立芝擔心英國激進分子也出現類似道德問題。他認為激進份子缺乏信仰，缺乏情感基礎，導致其理想再美好，方法上只求私利，就會像法國一樣釀成恐怖政治。

柯立芝支持菁英領導改革，不過他認為世俗化的、無基督信仰的思想家很可能誤導英國政治和社會改革。若人們自以為可以無視神聖自然法和憲政體制建造新社會，才是短視近利。他擔心當前英國許多「反對世事如是者」(Oppositionists to "Things as they are") (按：改革者)也會將無信仰、無原則的放肆行為，視為自由，憑個人仇恨行事，扭曲德性和正義。「世事如是」取自於高德溫在 1794 年出版的小說《凱樂伯·威廉斯大冒險——世事如是》(*The Adventures of Caleb Williams; or, Things as They Are*)，而所謂「反對世事如是者」意在諷刺高德溫之輩是無神論改革者，沉浸在自己的抽象理性中，沒有檢視英國憲政機構的本質、環境和人民的內涵，也沒有理解自由的真諦。⁸⁷柯立芝指出，激進分子自稱是愛國者(the patriots)，卻放棄基督信仰和真理追求，無視人性倫常，缺乏利他博愛精神，政治訴求自私自利，盡是仇恨。如同法國大革命推翻天主教會後，讓世人見證到無信仰基礎的政治變革，挾帶了大量暴力和傷害，英國應該引以為戒。此外，柯立芝雖然樂見啟蒙時代對理性的討論，認同知識傳播有助於大眾啟蒙，他不認為講求眼見為憑的經驗理性和科學思考能夠取代傳統基督信仰及其意義的追求。世俗化和過度強調理性也就成為浪漫詩人批評啟蒙和法國大革命的主要論點。

在十八世紀英國政治思想發展中，英國激進派人士自稱愛國者(the patriots)，反對專制壓迫，不滿現有體制，推動政治改革。他們運用「愛

⁸⁶ 原文：“to prevent tyranny he became a Tyrant.”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Conciones ad Populum*, 35.

⁸⁷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A Moral and Political Lecture*, 7.

國情操」(patriotism)之說推動其政治願景，所以不只是「愛吾國」，往往也支持啟蒙思想和法國大革命後的共和政治理論與自由理想，展現出普世主義和親法態度。而這些激進愛國者，在 1790 年代時常被歸類為英國雅各賓，被保守派視為國家和教會的叛徒。⁸⁸柯立芝此時對於愛國者的批評，已經與保守政治論述越來越近。在 1796 年 3 月，柯立芝在〈現代愛國情操〉中批評高德溫及崇拜高德溫哲學之徒，人必須有信仰，才能夠深刻明白自己的社會角色和責任，去行正義之事。現代愛國者缺乏信仰，不知有所希望和恐懼，嘲笑親子、君臣、夫妻間的感情，無法與社會產生緊密連結，對未來也沒有高遠希望。⁸⁹他又以高德溫的《政治正義》(*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 1793)為例，高德溫認為我們應當依賴至高的理性達到最公正的結果，家庭情感不應影響人的判斷，所以若自己的母親和傑出思想家一起深陷火海，這時候我們應當使用理性思辨能力，得出思想家對人類助益較大，而選擇救出後者。柯立芝以此例譴責高德溫哲學，缺乏人性關懷，泯滅倫常。

⁸⁸ 對於十八世紀「愛國情操」與「愛國者」與英國改革傳統(尤其是美國和法國大革命期間)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有 Hugh Cunningham, "The Language of Patriotism," in *Patriotism: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British National Identity: Vol. I. History and Politics*, ed. Raphael Samuel (London: Routledge, 1989), 57-89; Linda Colley, "Whose Nation? Class and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Britain, 1750-1830," *Past and Present*, 113 (1986), 97-117, and Linda Colley, "English Radical and the Problems of Patriotism c. 1740-c. 1790," in *Patriotism: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British National Identity*, 169-187; John Dinwiddy, "England," in *Nationalism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eds. Otto Dann and John Dinwiddy (London: Hambledon Press, 1988), 53-70; David Eastwood, "Patriotism and the English State in the 1790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British Popular Politics*, ed. Mark Philp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146-168.

⁸⁹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Modern Patriotism," No. 3. Tuesday, 17 March 1796, *The Watchman*, 98-100.

柯立芝以耶穌基督作為愛國者的最高榜樣：「耶穌了解我們的本性，如同湖面蕩漾開的圓暈，我們對朋友、父母和鄰居之愛，引導我們去愛我們的國家，乃至於全人類。」⁹⁰這才是有信仰和大愛的真正愛國者。對照柯立芝對於激進派的譴責，保守的柏克也抨擊激進政治改革團體，自以為擁抱全人類的同時，犧牲了他們對於家鄉或國家的忠誠和情感，也忘卻英國長久以來的宗教和道德傳統。⁹¹因此，柯立芝對於激進派愛國者忽視宗教和家庭人倫情感的批評，立場上與柏克相近。

(二)福音教育

另一方面，柯立芝在 1790 年代後期的轉變中，認為無論是人類的救贖與世界的完成，皆需要經過與上帝神秘的連結，不是人有限的經驗可以證明。他反對無神論，不認同理神論，也逐漸懷疑單一神論。對於單一神論者而言，例如影響了激進時期柯立芝思想的神學家普里斯利(Joseph Priestley, 1733-1804)，他秉持理性主義的看法，相信人類的理性一定能夠戰勝無知和迷信，畢生堅持「凡是真理的和正確的，終將獲勝」——法國大革命理想將傳遍世界，其政治革命會被其他國家所仿效。⁹²而柯立芝再也無法這樣看待法國大革命的進程。

⁹⁰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Lectures on Revealed Religion*, 163. 柯立芝對賽沃爾信中亦常批評高德溫，例如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Coleridge to John Thelwall," 13 May 1796, in *Collected Letter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Vol. 1, 215。

⁹¹ Edmund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7; Edmund Burke, *A Letter to a Member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 35.

⁹² Joseph Priestley, "Priestley to Condorcet," post 30 July 1791, in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Joseph Priestley*, Vol. 2, ed. John Towill Rutt (London: R. Hunter, 1831), 130.

柯立芝主張的社會改革方式，最基本的就是菁英從事福音傳播，教導人民權利與責任。他有感於法國沒有國家教會，導致社會秩序瓦解，故英國國教會雖有其不足處，他從 1790 年代就認為國家教會是穩固社會秩序之基礎。根據歷史學者司徒本勞赫(Joseph Stubenrauch)的說法，聖公會福音教派有幾項特色：皈依，行動，聖經主義(以《聖經》為依歸)和十字架主義(“conversionism,” “activism,” “biblicism,” “crucicentrism”)。⁹³而柯立芝最明顯的特色，不只是他熱衷於傳播福音，以期改造社會，他也和著名的福音教派人士韋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 1759-1833)往來，和摩爾(Hannah More, 1745-1833)討論神學，並且利用當時的文化媒介如公眾演講與出版期刊和論冊，積極傳播其社會關懷。所以，雖然他自己不曾自述為聖公會福音教派信仰者，他在 1790 年代末至十九世紀初回歸三位一體後的信仰和作為，與福音教派道路上十分靠近。

在 1794 年底寫給兄長的信中，他說明到社會改革之複雜，不是透過政治改變就可以達成，所以「別談政治了，傳播福音去！」⁹⁴1796 年柯立芝又寫道，「面對大眾……我們需要這些人(按：此指牧師)將啟蒙時代從普遍的非宗教中拯救出來」。⁹⁵1796 年 9 月柯立芝寫信給激進派友人波爾(Thomas Poole, 1766-1837. 激進派慈善家，也是柯立芝經濟上重要贊助者)，提到自己么子的誕生，期許孩子未來理性和感性並用，以理解「**基督教哲學**」所支持的真理——柯立芝特別在哲學前，加上基督教字眼，強調在信仰中探索真理，而非現下流行的自然哲學。⁹⁶甚至柯立芝在

⁹³ Joseph Stubenrauch, *The Evangelical Age of Ingenuity in Industrial Britain* (Oxford, United Kingdom;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7.

⁹⁴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Coleridge to George Coleridge,” 6 November 1794, in *Collected Letter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Vol. 1, 126.

⁹⁵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Coleridge to Benjamin Flower,” 2 November 1796, in *Collected Letter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Vol. 1, 147.

⁹⁶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Coleridge to Thomas Poole,” 24 September 1796,

閱讀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瑞典，挪威和丹麥短居書簡》(*Letters Written During a Short Residence in Sweden, Norway, and Denmark*, 1796)時，誤以為她沒有基督教信仰，而「寫信給沃斯通克拉夫特，勸她信教。」⁹⁷柯立芝接受這位激進女性的男女天賦平等之說，也喜讀她的旅行觀察和抒發，唯憾她沒有信仰，故忍不住向她佈道。

1795年柯立芝在《致人民書》中批評高德溫等文人以為私人社團能夠帶動知識傳播，讓大眾啟蒙。但是十八世紀末的社會仍是階級社會，受教育的菁英階級和下層階級是不同的群體，所以上下階級知性發展程度差異很大，底層人民尚不能適切的運用理性思辨，容易流於暴力報復。故而柯立芝認為，建立基督教世界觀和傳授福音才是有效教導人民社會責任感的方式，也是社會進步時應先鋪設的基礎。「走！向窮人傳福音去！」柯立芝強調福音的簡潔明瞭，並以仁愛軟化人們的情感，導正人們的行為，以崇高的教義使人們服從，進而明白個人的責任與權利。⁹⁸如是啟蒙方式，才能避免形成自私、冷漠的家庭和社會，更重要的是，人生有至高的目的和畏懼，行動方具備道德、責任感、合理性和合法性。柯立芝既肯定了自由價值，也試圖修正啟蒙時代世俗化和自私帶來的社會問題，改以更強調精神性的實踐方式進行社會改革。

柯立芝相當強調宗教教育作為實踐改革的方式，與維持社會秩序的關鍵角色。而且，一切正義和理想都不應以「強迫」的方式強行建

in *Collected Letter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Vol. 1, 142. 亦參考 *Collected Letter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Vol. 1, 213, 247, 253, 267, 293. 以上引文之粗體字皆為柯立芝原文中所強調之處。

⁹⁷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The Notebook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Vol. 1, 259.

⁹⁸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Conciones ad Populum*, 40, 43-44.

立，應該在不疾不徐的過程中進步。一直到他最後一部政治著作《論教會與國家的憲法》(*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Church and State*, 1830)他依舊堅持以基督信仰為基石，並以中庸、符合歷史經驗、適度妥協的方式進行社會改革。因此，他從來就質疑法國啟蒙和革命思想的世俗性與可行性，也就沒有「背叛」民主或英國激進思想之可能性。

四、國教會與憲政精神

(一)再思政治改革

經歷法國大革命時代的文人，往往對於政治革命是否會導致社會進步，感到遲疑與害怕。⁹⁹1798年1月，法國督政府(*Le Directoire*)¹⁰⁰出兵佔領瑞士邦聯(the Swiss Cantons)，此消息一傳到英國，柯立芝以抒情詩〈詠法蘭西〉("France: An Ode," 1798)譴責法國壓迫自由：「自由之神！請原諒我、原諒那幻夢！/……請寬恕我，原諒我曾錯愛謬論/竟曾為你的仇敵祈求福音！」¹⁰¹在1790年代後期，柯立芝和華茲華斯都分

⁹⁹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Coleridge to George Coleridge," 6 November 1794, in *Collected Letter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Vol. 1, 126. 1798年柯立芝對兄長表示，他要退出政治爭論，並再次強調改革是「極度複雜與不可預測的」，Samuel Taylor Coleridge, "Coleridge to George Coleridge," 10 November 1798, in *Collected Letter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Vol. 1, 397.

¹⁰⁰ 依據法國共和三年(1795)憲法(*Constitution de l'an III*)成立的法國大革命政府，1795年11月至1799年11月，為期四年。

¹⁰¹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France: An Ode (1798)," in *The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Vol. 1, ed. Ernest Hartley Coleridge, 246. <https://www.gutenberg.org/files/29091/29091-h/29091-h.htm>. Accessed 24 December 2020. 節錄部分原文："Forgive me, Freedom! O forgive those dreams!...With bleeding wounds; forgive me, that I cherished /One thought

別譴責法國政府出兵鎮壓瑞士，柯立芝即使對於新政府的世俗性感到不安，他曾經期待法國新政府能夠保障人民自由。然而法國督政府卻驅兵鎮壓瑞士，可見其愛國心本質是野心和自私。

柯立芝沒有明確說明他何時脫離單一神論信仰，不再相信激進分子所言的自由與改革，也不再主張共和主義。可以確定的是，自 1798 年底之後，他開始否認自己有政治派別。柯立芝在公開與非公開的文字中，自陳為無黨無派，無意參與政治性筆戰。1798 年他寫道：

我的兄長，你認為目前只有兩個派系：支持政府和反對政府。
——或許是如此——我沒有所屬派系。確實，我認為當前內閣
無決斷力……但我也不能安枕無憂地贊成去除他們；因為我無
法指出取代的體制。¹⁰²

柯立芝強調自己政治立場中立，不受政治熱情所左右。當然這也可能是面對政治自由緊縮的時代的自我開脫。他於私於公都嚴正與法國啟蒙和革命思想劃清距離，澄清他的政治與道德思想從來無關於「法國形而上學、法國政治、法國倫理學和法國神學」。¹⁰³他有感於人為改革的侷限，單單是改變政府形式，或是給予大眾自由都無法根治社會病症，有效提升人民的德性和幸福感。¹⁰⁴此外，他在 1809 年鄭重否定自己過去與(法國)民主派的關係，否定自己涉及煽動誹謗罪，並指出自己的作品被有心人士扭曲為「不宗教、不道德或是雅各賓主義」。

that ever blessed your cruel foes! "

¹⁰²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Coleridge to George Coleridge," 10 November 1798, in *Collected Letter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Vol. 1, 396. 粗體字為原著者所強調處。

¹⁰³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Coleridge to George Coleridge," 10 November 1798, in *Collected Letter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Vol. 1, 395.

¹⁰⁴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Coleridge to George Coleridge," 10 November 1798, in *Collected Letter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Vol. 1, 395-396.

¹⁰⁵換言之，他一再強調文人的獨立性，不結黨營私，不勾結外國勢力，他一直是基於基督關懷世人之心，獨立而自由地實踐道德，並對於政治和社會進行批評。

柯立芝在 1809 和 1810 年再次自辦期刊《朋友》(*The Friend: A Series of Essays*)，1816 年出版《政治家手冊》(*The Statesman's Manual*, 1816)，¹⁰⁶1817 再出版《平信徒佈道集》(*A Lay Sermon*, 1817)¹⁰⁷ 都是他對於政治的哲學思考。因此，經歷了 1790 至 1800 年代歐洲政治人物崛起，國際政治風

¹⁰⁵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The Friend: I*, No.2, 8 June 1809,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Vol. 4, ed. Barbara E. Rook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9), 25-26. 由此可見，柯立芝對於英國雅各賓的定義，受到保守派的影響。承前所述，1790 年間「英國雅各賓」廣泛指涉英國主張政治改革人士。不過保守文宣一再將「英國雅各賓」等同「法國雅各賓」，評為背棄人倫道德、愛國情操的無神論者。至此時柯立芝也否定自己曾經是英國雅各賓。柯立芝閃躲「英國雅各賓」標籤的態度，也引來騷擾重砲批評：「如果他不是雅各賓……我不知道誰還是魔鬼」。參考“Southey to Charles Danvers,” 15 June 1809, in *New Letters of Robert Southey*, Vol. 1, ed. Kenneth Curry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5), 511.

¹⁰⁶ 全名為 *The Statesman's Manual; or The Bible the Best Guide to Political Skill and Foresight: A Lay Sermon, addressed to the Higher Classes of Society*，清楚指出來這本論冊是寫給上層階級的「佈道文」。Samuel Taylor Coleridge, *The Statesman's Manual; or The Bible the Best Guide to Political Skill and Foresight: A Lay Sermon, addressed to the Higher Classes of Society*,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Vol. 6, ed. Kathleen Cobur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2).

¹⁰⁷ 這本書是接續上一本佈道文的第二冊，專寫給中上與中間階級，全名為 *A Lay Sermon; addressed to the Higher and Middle Classes on the Existing Distresses and Discontents*。柯立芝原本預計寫三本佈道文，不過第三本(寫給下層或工人階級)始終沒有動筆。或許這也符合了他一直強調的：我們要為受壓迫者陳述社會和政治問題，而非向他們陳述。Samuel Taylor Coleridge, *A Lay Sermon*,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Vol. 6.

起雲湧，柯立芝從未停止對政治現況的關心與反思，一再向英國讀者「佈道」，講述他「基於基督信仰的宏大政治觀」¹⁰⁸。

1810 年前後，柯立芝對於政府、教會、理性、德性、自由的理解，都進入到哲學思考層次。1805 年後柯立芝的神學從單一神論，轉為三位一體，他曾說明三位一體是包含了差異性、有限性、人性、抽象性和絕對性的神，是「存有、智識和行動」(Being, Intellect, and Action)，是「聖父、聖子和聖靈」(the Father, the Word, and the Spirit)，他也開始以 the oneness, the absolute one, the logos 來探討世間萬物的本源，和正反合的歷史發展。他認為，logos 為人類生命的泉源和進程，每個對立過程產生的能量，就是生命過程本身。¹⁰⁹他有感於蘇格蘭或法國啟蒙思想無法充分

¹⁰⁸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Lectures on Revealed Religion*, 84.

¹⁰⁹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Coleridge to Thomas Clarkson," 15 October 1806, in *Collected Letter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Vol. 2, 1194-1198. 亦參考他的筆記，Samuel Taylor Coleridge, *The Notebook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Vol. 4: 1819-1826, 5262, 5294. 關於 the oneness, 正、反、合歷史發展概念，參考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Appendix: Containing Comments and Essays," *The Statesman's Manual*, 55-93. 至 1809 年以前，柯立芝對神的哲學思考與德國哲學家謝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 1775-1854)的唯心論極相似，也因此常被視為前者抄襲後者，不過柯立芝從未承認，本篇論文也不討論此議題。柯立芝視基督宗教為所有哲學的最高層次與終極目的，因此，他逐漸釐清自己的思想與謝林的不同，在 1818 年表示不認同謝林的自然哲學與藝術哲學；柯立芝的「絕對者」是有位格的，基督神學才是他思想的核心與泉源。文學批評家博德(Christoph Bode)認為，由此可見，柯立芝熟稔謝林與德國唯心論，藉德國哲學詞彙來建立自己的思想體系，但基督宗教才是他的核心哲學。1818 年後柯立芝與謝林哲學保持距離，也表示出他明白德國唯心論與自己思想的不同。Christoph Bode, "Coleridge and Philosophy,"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ed. Frederick Burwick. <https://www.oxfordhandbooks.com/view/10.1093/oxfordhb/9780199644179.001.0001/oxfordhb-9780199644179-e-32>. Accessed 19 Aug 2020, 15-20.

解釋人的經驗與意志，而德國唯心論對於現實與無限的解釋，則提供他大量思想養分。¹¹⁰基本上，柯立芝相信世界萬物在上帝所創的「存在鎖鏈」(the Great Chain of Being)中，各有其位置，而人具有特殊性，吾人稟賦中的理性、宗教性與意志(will)，讓我們能不斷提升自己的知性，帶動社會進步，也可能自甘墮落。他持進步觀，相信「凡是，皆是」，或稱「凡存在的，都是對的」(whatever is, is right)。¹¹¹意即現有世界秩序是上帝做的最好安排，萬物有其宏大的發展目標，但是上帝不會安排好每個細節，而是人應當主動求進步。神意的歷史發展，就展現在正反合過程，最後歸宿也是世界的本源。不過，人作為有限的受造物，各自有其盲點，《政治家手冊》中一再闡明，若政治人物以其有限理性，拋棄過去複雜、神恩的歷史經驗與對於上帝的敬畏，將導致更大的失敗或危險性，例如法國大革命中雅各賓專政，是拋卻信仰的狂妄結果。¹¹²十八世紀末法國和英國的群眾暴動，正是缺乏信仰、缺乏理性自律和智識的群眾只會聲張其權利，不知其責任的亂象。所以，柯

¹¹⁰ 關於德國唯心論和柯立芝如何討論人的意志、宗教性與自由，可參考巴布(Jeffrey W. Barbeau)的研究：Jeffrey W. Barbeau, "The Development of Coleridge's Notion of Human Freedom: The Translation and Reformation of German Idealism in England," 576-694. 研究柯立芝的宗教與哲學的論文中，很少如巴布分析柯立芝不同時期的著作，而不是僅專注在少數一兩部書，因此巴布在闡釋柯立芝與德國唯心論關係時，能夠更細緻說明他思想的變化。

¹¹¹ 關於神意論，在十八世紀英國最著名的應該是詩人波普(Alexander Pope, 1688-1744)於1733-1734年在詩論《人論》(Essay on Man)中所傳達的主題，對於上帝的意志和計畫抱持崇高的信念。關於歐洲學者對於《人論》和神意論的討論，可參考陳正國，〈英國思想界對里斯本大地震(1755)的回應〉，《臺大文史哲學報》，76(臺北，2012)，頁274-277。不過，至十八世紀末柯立芝的神意論，也反映出單一神論對他的影響，強調上帝計畫之中，人的責任除了信仰外，更當憑其天賦理性與知性求進步。

¹¹²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The Statesman's Manual," 11-13, 33-34, 39.

立芝的信仰形塑他的政治觀，又受到公民人文主義的啟發，期望人能夠主動追求進步。他不認同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高舉的世俗性，質疑沒有信仰的個人不能恰如其分地運用理性思考，在公共領域中做出道德決斷。

從個人層面來看，1790 年代柯立芝曾兩度規劃組成烏托邦式的平等社群，但兩度都失敗，此嘗試也可窺見此後他對於理性規劃下的理想生活的猶疑。柯立芝大學時期的「平等烏托邦」夢想沒有維持多久即因為這幾位年輕人個性、理念與情感的分歧而破裂。不久柯立芝被華茲華斯兄妹互享文學、自然和人性方面的意見的忠誠關係所吸引，渴望在這對兄妹身邊得到同伴情誼。1797 年開始三人分享閱讀、對外在自然與社會的觀察，柯立芝增加了自信與安全感，而華茲華斯的作品中則增加了哲學等抽象思維的深度。而這段友誼最終也因為三人個性、稟賦和信仰不同而日漸緊張。

柯立芝對社會的展望與改革熱誠也一再受挫。不過，基本上，終其一生他始終要做英國社會的「守望者」。在 1808 年，柯立芝寫給友人的信中再次強調，他的《朋友》期刊「不是為眾人而寫，而是對能夠從階級、財富、官位、或才智和反思態度上影響眾人的人所寫。我為了建立真原則、反對錯原則而寫……」。¹¹³因此，柯立芝再次嘗試獨自寫作、編輯、出版期刊。以柯立芝不善理財、高理想性、不求廣大讀者群以及他個人身心健康不佳(反覆吸食鴉片與戒鴉片)的狀況下，《朋友》從一開始就搖搖欲墜，不過此期刊是柯立芝思想成熟後的重要政治與宗教哲學反思。

《朋友》創刊號於 1809 年 6 月 1 日問世，以週刊形式延續了 27

¹¹³ "Coleridge to Humphry Davy," 14 December 1808, in *Collected Letter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Vol. 3, 143.

期(至 1810 年 3 月 15 日)。此刊物有意與當時英國最著名的政治評論者柯貝特(William Cobbett, 1763-1835)分庭抗禮，展現出截然不同的政治關懷。柯貝特是出生社會底層的自學者，他的社會觀察和辛辣坦率的批判文風與菁英文人大不相同，當然也與柯立芝深厚的古典學養與神學基礎，擅長統整大思想迥異。1802 至 1835 年，柯貝特自辦週報《政治紀錄報》(*The Political Register*)，1804 年後柯貝特一再透過報紙流通鼓吹國會改革與自由理念，並批評政府對內財稅政策失當、對外持續戰爭。柯立芝認為柯貝特文章訴諸空洞膚淺的激情，挑起大眾對於當今政治事件或著名人物的好奇心，說到底其實對重要議題和哲學所知甚少。¹¹⁴柯立芝強調自己的期刊不一樣，「我帶來的是披星戴月深入研究和不曾停歇的沈思的生活果實」，是基督教體系下的大政治觀。¹¹⁵

(二) 市民社會、法治與自由

十九世紀後柯立芝益發強調國教會之於英國的重要性，他所謂的政體(body politic)，或稱國家(state)，是由君主以及國教會、上議院、下議院共同組成的體制，是英國歷史傳承下來獨特結果。他認為，教會關乎文明發展和進步，國會關乎人民福祉與法律秩序，兩者雖是「對立的權力或相對的利益」，卻長久以來維持了人民的向心力，和國家的整體性與內部平衡。¹¹⁶人民關心公共利益，可以批評政府，但仍應當

¹¹⁴ “Coleridge to Daniel Stuart,” c. 14 December 1808, in *Collected Letter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Vol. 3, 141-142.

¹¹⁵ “Coleridge to Daniel Stuart,” c. 14 December 1808, in *Collected Letter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Vol. 3, 142.

¹¹⁶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Church and State*,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Vol. 10, ed. John Colmer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6), 24. 《論教會與國家的憲法》以理想政體和

尊重國家的法律秩序和道德規範，不應結黨營私、散播煽動性或撕裂國家社會的言論。因此，此時期柯立芝不認為市民社會與政府是在對立面，也不認同十九世紀的群眾政治運動，或是解放天主教的政策。

英國近代史學者哈里斯(Jose Harris)在研究英國市民社會時曾批評，自德國哲學家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援公共領域(the public sphere)概念解釋市民社會，尤以英國和法國啟蒙社會為例，認為十八世紀啟蒙運動中發展出理性、非暴力、公權力不干涉、眾聲喧譁的「文學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letters)，大幅改變 1970 年代至 1990 年代歐美文化史家對於市民社會和輿論的論述，視市民社會與政府是對立的領域。哈里斯認為此研究脈絡忽略了英國自十七世紀以來宮廷、政府或國會之於市民社會的重要性，以及霍布斯、洛克、休姆(David Hume, 1711-1776)以降所論的市民社會，本身就包含了政府的角色。與市民社會對立的概念其實是「自然狀態」。¹¹⁷吾人從柯立芝後期政治思想，即可考察到哈里斯的論點。

十九世紀之後柯立芝雖然依舊認可輿論對於政府運作的重要性，他同時也認同政府在符合憲政精神下，可以法律規範出版與言論自由。著眼於法國大革命的教訓，十九世紀後的柯立芝更小心處理出版自由議題，指出若個人在公共領域中散播毀謗性讀物，確實可能煽動群眾，威脅到國家安全。在他看來，目前最危險的是「多數人形成的專

國家憲政為主題，是柯立芝生前出版的最後一本散文著作，總結了他基督教神學下的政治思想。

¹¹⁷ Jose Harris, "Introduction: Civil Society in British History: Paradigm or Peculiarity?" in *Civil Society in British History: Ideas, Identities, Institutions*, ed. Jose Harri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1-2, 5-9; Jose Harris, "From Richard Hooker to Harold Laski: Changing Perceptions of Civil Society in British Political Thought, Late Sixteenth to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in *Civil Society in British History*, 13-37.

制」，以及激進團體鼓吹群眾政治，實則是利用群眾力量膨脹私利、破壞現行制度。¹¹⁸就他所見，英國法律具有足夠智慧，本著憲法保障民權的基礎，既能讓各類著作順利問世，也可以適時遏止煽動叛亂言論。¹¹⁹他也肯定政治審判中，法庭審慎評估被告寫作與作品出版的脈絡，¹²⁰陪審團更扮演關鍵角色，公允無私，依法行事，因此社會秩序和社會自由皆得以延續。¹²¹

(三)再思柏克，批評盧梭

人生經歷改變柯立芝原先對於意志、理性和審慎(prudence)的看法，也改變了他對於柏克思想的看法。對於深信進步觀、經歷法國大革命時代的文人來說，柏克 1770 年代到 1790 年代的政治演說帶給他們多重衝擊，也迫使他們必須回應柏克的憲政命題。經歷美國革命的英國文人視柏克為支持國會改革的自由派人物，經歷 1790 年代法國大革命者，視柏克為死守英國古憲法與「教會與國王」的保守人物；處在法國恐怖統治之後、拿破崙稱帝的十九世紀文人，視柏克為真正洞悉啟蒙時代法國政治局勢與英國憲政體制的先知，而且頭腦始終清醒、不被革命家舌粲蓮花所誘。柯立芝在 1795 年曾以詩批評柏克的主戰立場和其引發的大革命文宣戰，至十九世紀，1809 年柯立芝卻反轉了對柏克的批評，承認柏克從美國獨立到法國大革命時的演講，看起來對於改革的態度不一，其實都建構在「相同的信條」(the same Doctrines)、相同的智慧與分析方式上，都是講國會主權，從歷史、人的本性去理

¹¹⁸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The Friend*: I, No. 10, 19 October 1809, 75.

¹¹⁹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The Friend*: I, No. 4, 7 September 1809, 59.

¹²⁰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The Friend*: I, No. 11, 26 October 1809, 77.

¹²¹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The Friend*: I, No. 13, 16 November 1809, 91-92.

解人的行為，不將理論置高於人的天性。¹²²經過政客和思想狂人在十八世紀末的興風作浪，和大眾的盲目跟隨後，柯立芝逐漸認同柏克政治思想中關於政府與教會、審慎與經驗的論述，吾人應當回歸到國會主權的憲政體制，以及基督教的倫理道德。

柏克認為，英國憲政依循「自然情感」，也就是此政體尊重等級社會和教會體制，¹²³這正是十九世紀之後柯立芝所持的基督教體系下的憲政體制。柏克寫到：「在英格蘭……我們仍然感受自身內心……我們敬畏上帝；我們敬仰國王，對國會抱持感情，對地方官負責，崇敬教士，尊敬貴族。為何？因為當我們腦海中出現這些想法時，是自然而然這樣想；因為其他的感情都是錯誤而虛假的，企圖腐蝕我們的新制，破壞我們基本道德……」¹²⁴。吾人自然的、因襲的情感，亦即國教會、君主體制和國會，乃是英國國家和文明發展的樑柱，英國也因此造就了理性、穩定的憲政體制。¹²⁵

柯立芝也不是全盤接受柏克；他依舊重視輿論、公眾理性發展與基督教責任感，以及公民如何受教育和進步。也因此，菁英應該走入民眾，促進社會不同階層溝通和合作。他當然和柏克不同，柯立芝想要向社會各階層佈道和道德感化，而柏克始終在國會中，以國會議員

¹²²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The Friend: I*, No. 9, 12 October 1809, 123-124. 大寫字為原作者所強調。

¹²³ Edmund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78-79.

¹²⁴ 原文：“In England ... we still feel within us, and we cherish and cultivate... We fear God; we look up with awe to kings, with affection to parliaments, with duty to magistrates, with reverence to priests, and with respect to nobility. Why? Because when such ideas are brought before our minds, it is natural to be so affected; because all other feelings are false and spurious and tend to corrupt our minds, to vitiate our primary morals...” Edmund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86-87.

¹²⁵ Edmund Burke,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245-246.

的身份處理國家事務。故而，1810 年代後柯立芝的「佈道」中，更著重以菁英之力改善自私的工商業社會，期許更具仁愛與宗教意義的現代社會。他曾言，基督信仰與倫理，「不是一套理論，或是臆測，而是生活。不是生活的哲學，而是生活本身和生活進行式……」，¹²⁶這也再次回應了柯立芝在 1790 年代對於世俗化啟蒙社會的批評。宗教研究學者巴畢歐(Jeffrey W. Barbeau)說明道，對後期的柯立芝而言，「意志是一種存在形式」，現實中既有絕對而永恆的上帝，也有有限的受造物，兩者互存。¹²⁷而人的有限意志必須臣服於絕對上帝，才有真正自由。¹²⁸這就是柯立芝在《文學傳記》中寫的：「我們從了解我自己開始，為的是與絕對的我同在而結束。我們從自我出發，為了失去自我，並從上帝中找到完全的自我。」¹²⁹換言之，真正的救贖有待上帝的恩典，只有到「我與上帝同在」的境界，人的有限意志才會強大，才能隨心所欲而不踰矩，方是真正自由。¹³⁰

另一位隨著法國大革命不同階段的政治實踐，導致評價前後不一的是盧梭。曾經盧梭的普遍意志與主權在民帶給激進改革者美好的政治藍圖，促使他們以更民主的方式思考共和主義。然而經歷了恐怖統

¹²⁶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Aids to Reflection in the Formation of a Manly Character* (London: Taylor and Hessey, 1825), 195. 原文為“Christianity is not a Theory, or a speculation, but a *Life*. Not a *Philosophy* of Life, but a Life and a Living Process.” 粗體字為原著者所強調處。

¹²⁷ Jeffrey W. Barbeau, “The Development of Coleridge’s Notion of Human Freedom,” 587.

¹²⁸ Jeffrey W. Barbeau, “The Development of Coleridge’s Notion of Human Freedom,” 593.

¹²⁹ “We begin with I KNOW MYSELF, in order to end with the absolute I AM. we proceed from SELF, in order to lose and find all self in GOD.”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Biographia Literaria*, 186. 大寫字為原作者所強調。

¹³⁰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Appendix,” *A Lay Sermon*, 55.

治與群眾政治的暴力性，文人質疑盧梭所言的理性。若人普遍具備理性，那麼革命的進程到底出了什麼錯誤，盧梭對於普遍意志的倡議與追求自由的論點，是否是空論？

柯立芝在 1809 年 10 月所寫的文章中既肯定柏克審慎、重視實踐的政治態度，也檢討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和普遍意志。柯立芝依舊強調人是理性的受造物，理性是上帝給予人類「最好也最神聖的禮物」，是人「與造物者的連結」。¹³¹所有的道德展現都是以理性為本，這也是法律與正義的基礎。不具備理性者，容易為人所利用，成為他人達成目的的方式，而具備理性的人作出任何行動皆有其原因與目的。所以，「理性能力意味著自由選擇權(free-agency)，道德(也就是理性的驅使)讓每一個理性人能夠自由行事，並有權以自己的良知和意志去決定自身行為。」¹³²

柯立芝主張，「從理性來看，每個人都是平等的」，而其他身體構造和知性與意志的程度則每個人不同。正因為有此差異，每個人都不同意見，都可能犯錯，所以議會殿堂讓每個人互相制衡，「錯誤被相反的錯誤抵銷」(errors are neutralized by opposite errors)，這就達到柏克所調的，「在最可能得到最即時修正的地方行使主權，是最恰當的」。故而英國國會中任何法案都得到「充分、自由和公開地討論」。¹³³這

¹³¹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The Friend: I*, No. 9, 12 October 1809, 125.

¹³²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The Friend: I*, No. 9, 12 October 1809, 125. 原文為
“Morality (i.e. the dictate of Reason) gives to every rational Being the right of acting as a free agent, and of finally determining his conduct by his own Will, according to his own Conscience.”

¹³³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The Friend: I*, No. 9, 12 October 1809, 127; Edmund Burke, “Motion, Relative to the Speech from the Throne,” 14 June 1794, in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 Vol. 4, eds. P.J. Marshall and Donald C. Bryan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15), 209.

也說明，關於國家政策的形成，不能僅停留在人的「純粹理性」(pure Reason)層次(按：也就是先驗 a priori、尚無智識和經驗發展，僅依靠本身具備的理性本能)，而是進入人的知性和審慎(Understanding and the Prudence)層次去探討。這正是盧梭所犯的錯誤，他沒有考量到社會契約論要如何落實在實際社會中。

柯立芝理性的闡釋，既有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理性哲學的影子，又令人困惑。彌爾認為十九世紀的柯立芝反對法國哲學，接收德國唯心論，¹³⁴然而更多論者批評柯立芝複製和挪用康德和德國唯心論，但他總是理解錯誤。——「他在非康德的意義上使用康德的術語」。¹³⁵因為對康德來說，人類獲取知識的先驗能力有感性(Sensibility)、知性和理性，而柯立芝始終沒有了解(或拒絕接受)康德將知性歸在先驗能力，是純粹理性範疇；柯立芝的知性有賴經驗累積去發展。柯立芝的審慎也非康德所指的得到幸福的手段，而是接受柏克在《法國大革命的反思》中的概念：柏克引用《傳道書》(the Ecclesiasticus)說明「審慎」，是前瞻性智慧，堅信並敬畏上帝。據柯立芝所言：「若非對於上帝的服從與敬畏，對於卓越的神聖自然法的理解，審慎就不再是智慧！」¹³⁶

文學批評家博德(Christoph Bode)說明，柯立芝改變康德思想之處，

¹³⁴ 關於彌爾論柯立芝與康德，參考 Monika Class, *Coleridge and Kantian Ideas in England*, 10.

¹³⁵ René Wellek, *Immanuel Kant in England 1793-1838*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31), 68, 也參考 127-178. 文學批評家理查德(I. A. Richards, 1893-1979)更指責柯立芝遠非上乘哲學家，且經常「蠶食他人的作品和觀念，並投機地運用這些成果」。引自 Christoph Bode, "Coleridge and Philosophy," 2.

¹³⁶ "[P]rudence ceases to be wisdom when it is not to the filial fear of God, and to the sense of the excellence of the divine laws, what the body is to the soul!"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A Lay Sermon*, 129; see also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A Lay Sermon*, 128-130.

正是他個人思想的重要特色，而這一切的不同，很重要一部分是根源於柯立芝的宗教信仰特色。¹³⁷柯立芝既反對經驗主義，又強調神恩，導致他對於康德和唯心論的興趣，然而他對於法國大革命的認識和質疑，也逐漸與柏克思想產生交互作用，而康德始終同情法國大革命，導致柯立芝和康德兩人思想上的差異。莫妮卡·克拉絲(Monika Class)也提出，十八世紀末的柯立芝受到康德思想的吸引，尤其是康德解釋啟蒙、進步觀與世界主義的方式，而後，隨著柯立芝政治和宗教態度的轉變，他仍然援引康德術語來說明英國憲政與政治運作的原則。¹³⁸也因為此，十九世紀之後的柯立芝接受柏克的有機憲政體制論述和英國歷史傳統，不過柯立芝討論政治自由與人的獨立性，依舊是架構在基督信仰之下。就如歷史學者愛德華茲(Pamela Edwards)所言，柯立芝對於政治自由的信念，一直受到他信仰的宗教良心自由啟發。¹³⁹

柯立芝對於盧梭的批評，聚焦在「普遍意志」形成的方式，和普遍意志作為國家的主權所在，所持的都是人的純粹理性。盧梭認為「普遍意志」是正確無誤的，是政治運作的依據，個人遵守普遍意志是服從於自己的意志，無礙於個人自由。在柯立芝看來，盧梭的體系完全建立在人具備理性潛能的假設基礎上，忽略了人的不完美和缺點。

¹³⁷ Christoph Bode, "Coleridge and Philosophy," 1-34.

¹³⁸ Monika Class, *Coleridge and Kantian Ideas in England*, 7-11. 克拉絲著重於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之交康德思想對於英格蘭文化的衝擊，以及柯立芝是在此土壤上，接收了康德思想。柯立芝是康德與德國唯心論的重要傳遞者，但非首位、唯一者。關於英國十九世紀以降對於柯立芝與康德思想的研究與偏頗之處，克拉絲也做了相當清楚地梳理。Monika Class, *Coleridge and Kantian Ideas in England*, 1-6, 11-12. 另外，巴布曾論柯立芝的自由意志觀與德國唯心論在英格蘭的發展和轉變，Jeffrey W. Barbeau, "The Development of Coleridge's Notion of Human Freedom," 576-594.

¹³⁹ Pamela Edwards, *The Statesman's Science*, 22.

¹⁴⁰法國大革命之後的立法機關，正是模仿了盧梭的普遍意志上，主張「人民不可剝奪的主權」(the *inalienable 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然而，「這些高調的詞語引導了虛妄、無知、道德敗壞的平民大眾陷入野蠻極端行為和更為野蠻的期待中，……並為軍事專制、雅各賓黨的撒旦式恐怖政府和科西嘉恐怖政府鋪路。」¹⁴¹

柯立芝看來，盧梭混淆了人生而有理性的天賦潛能與政治權利。政治權利的行使更為複雜；如果人生來具有理性，就等同於生來俱有政治權利的話，柯立芝質疑到：小孩、女性、窮人同樣生來擁有理性，為何他們沒有政治權利？沒有投票權？柯立芝認為，也就是因為每個人的意志與知性發展會出現差異，政治權利的行使不應該只由人具有純粹理性來決定。究竟哪些人有投票權，這是知性和意志(關乎自律、道德)的程度而定。¹⁴²

因此，若群眾沒有脫離蒙昧狀態、無法獨立運用理性和知性，民主政府就不可能是正義的政府。在十九世紀初，柯立芝想像人人有選舉權的社會，有如回到自然狀態。若強行改為全民政治，會導致「普遍野蠻狀態」(general Barbarism)，「最為壓迫的狀態」(the most grinding Oppression)，最終會造成違背人性和和平的「軍事專制」。¹⁴³在英國的憲政體制和市民社會運作中，以代議機構反映輿論，監督政府，這才

¹⁴⁰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The Friend: I*, No. 9, 12 October 1809, 127-128. 柯立芝也指出，盧梭的理論僅是「天花亂墜」(a thing of Air)，是數學上的完美幾何，或存在於烏托邦，卻「從來、從來不會在有血有肉的人間看到」。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The Friend: I*, No. 9, 12 October 1809, 132-133.

¹⁴¹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The Friend: I*, No. 9, 12 October 1809, 128. 粗體字和大寫字為原作者所強調。

¹⁴²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The Friend: I*, No. 9, 12 October 1809, 129.

¹⁴³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The Friend: I*, No. 9, 12 October 1809, 131. 大寫字為原作者所強調。

是最能展現基督教德性的體制。

五、結語：憲政體制、福音教育與社會責任

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的政治與社會變化，造成柯立芝一輩文人思想的複雜性，以及特殊的使命感。1815 年拿破崙戰爭結束，英國從長期對外作戰狀態(1793-1815)回到和平，不再有同仇敵愾的「他者」——法國——來凝聚人民對政府政策的認同，加之工業技術持續推進，工商業社會問題層出不窮，勞工不滿工作與生產方式變化，激進分子鼓動群眾運動、國會改革、廢除穀物法(Corn Laws)，政府也制定新法壓制群眾集會。所以柯立芝在 1816 和 1817 年寫作《政治家手冊》和《平信徒佈道集》，藉希伯來政教合一的政治共同體(Commonwealth)寄託他對於政府的希望，從舊約聖經中詮釋出關懷公共福祉 / 公共善(public welfare/public good)的政府。柯立芝自 1796 年《守望者》之後就批評商業社會和啟蒙運動中的世俗化問題。《政治家手冊》中延續柯立芝對於世俗啟蒙社會的批評，結合基督教義和康德哲學，批評英國當前領導階層失去社會責任感與土地菁英缺乏獨立於金錢利益的公共精神，以及效益主義導致社會中充斥「數字與量化的競爭」，少見《聖經》中領導階級的道德和責任感。¹⁴⁴他堅持《聖經》就是最好的「政治家手冊」，統治階級應當從中學習「人的歷史」(History of Men)，¹⁴⁵在在都展

¹⁴⁴ 關於柯立芝對於法國與當代歷史的批評，參見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The Statesman's Manual*, 11-13; 關於柯立芝對於經驗主義與休謨思想的批評，參見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The Statesman's Manual*, 22-25, 28-29; 關於他對於商業社會、世俗化與效益主義等的批評，參見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The Statesman's Manual*, 28-29, 33-35. 關於理性與宗教的調和，理性到知性的發展，參見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The Statesman's Manual*, 59-93.

¹⁴⁵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The Statesman's Manual*, 28. 大寫字為原作者所強調。

現出福音教派的社會改革思想。

在《平信徒佈道集》中，柯立芝延續他對於世俗化和群眾政治的擔憂，並藉《聖經》〈以賽亞書〉，批評激進派為「假先知」(false prophets)、「煽動者」(demagogues)，一遇到社會騷動、下層階級對政府不滿時，他們就在「所有地方，利用每一個機會向貧窮和無知的人辯護，但無論何時何地，他們都沒有真正為他們辯護」。¹⁴⁶社會菁英應當關心貧苦與未受教育群眾的困境，並提出改善，而非鼓動群眾起事。這也是柯立芝從 1790 年代延續下來的政治理念。此外，他也認為商業精神與效益主義過度主導了英國社會，缺乏制衡的力量，嚴重惡化了「勞工階級」(labouring class)的生活品質。他指出，古老的土地階級應當最有能力去制衡「商業精神」，可惜他們近來也追求金錢財富，短視近利，也不再探索宗教／哲學的真理與意義，導致「哲學」這門古老知識被「物理與心理方面的經驗主義」所取代。¹⁴⁷最令他擔憂的是，連國會兩院都僅著重私人利益，背離公共精神，違背國會應當兼具宗教道德、關懷社會和監督政府的職責。

經過啟蒙思想和法國大革命洗禮，柯立芝體認到每個人都有政治權利無助於提升整體社會的秩序與個人的幸福感，也深感物質傾向、信仰危機的社會所面臨的困境。他認同柏克才是洞察法國大革命的政治家，¹⁴⁸肯定英國國會制度，上下議會與君王相互制衡，包容人性的弱點與缺失，也不再視政府為敵。然而柯立芝的思想始終與柏克保守政治思想有相異之處。柯立芝關注的不只是政治制度的安排，他在唯心論神學觀中，指出科學量化與經驗主義之不足，強調歷史發展中人

¹⁴⁶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A Lay Sermon*, 143-145, 148. 粗體字為原作者所強調。

¹⁴⁷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A Lay Sermon*, 169-170.

¹⁴⁸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The Friend: I*, No. 9, 12 October 1809, 123-124.

的理性自律、道德實踐與菁英的社會責任。

因此，儘管時人指責柯立芝思想轉向保守、懷疑民主共和和工商業社會價值，事實上他不是阻止改革，而是換個方式推動改革。柯立芝的抉擇既回應、也批判了時代信仰危機，與經驗主義當道的現象，開拓出另一種改革道路，公眾也得以持續推動社會進步。他對於基督信仰的堅持與政治實踐的轉向，朝福音教派靠近，也讓我們看到世紀之交英國文人如何探索政治、文化與心靈，而柯立芝的宗教哲學將在維多利亞時期形成顯著影響。在福音主義興盛、英國唯心論與社會教育發展時期，牛津出現湯瑪斯·格林(T. H. Green, 1836-1882)等唯心主義運動者，主張道德實踐，推動社會教育，促進不同群體互相合作，化解科學自然主義與效益主義對於靈性的限制。

最後，我們也觀察到「天賦人權」論述的退潮。天賦人權是十八世紀以來解釋人的權利的主流方式：上帝賦予每個人生存、自由與個人財產權，此乃不可讓渡的權利。此論述方式，從洛克以降，經歷了啟蒙運動、盧梭、美國獨立宣言和法國人權與公民權宣言，以及潘恩的大力宣傳，人人朗朗上口。然而，諸如此類以「天賦」解釋人權的正當性，卻在十八世紀末受到經驗主義者與效益主義者挑戰，也不被唯心論者接受。如本文第四章第三節所述，經歷法國大革命與政治轉變的柯立芝也脫離十八世紀的政治論述，讀出「政治權利」就是天賦「人權」的詭辯之處，以及可能造成群眾動輒喊「造反有理」的蠻橫和不負責態度。無獨有偶，十八世紀末時，效益主義邊沁曾譏笑法國大革命時代大聲嚷嚷的「天賦人權」是「毫無根據的胡扯」(nonsense on stilts)，把權利解釋成神、自然賦予人類的實然，根本是把人的期望當成事實。邊沁認為，政府應當為最大多數人謀最大幸福，故應當把權

利放在社會關係和權利義務中，以法律明定之。¹⁴⁹柯立芝與邊沁分別走上不同的政治思想道路，雙雙揭示了「天賦人權」與潘恩式政治論述的式微，展開十九世紀政治論述的新時代。

(本文於 2022 年 4 月 21 日收稿；2023 年 4 月 19 日通過刊登)

*本文是國科會研究計畫「眾聲喧譁下的身分認同——1789-1815 年間英國性別、政治論述與國家意識型態研究」(計畫編號:106-2410-H-030-051- MY2)之部分研究成果，計畫執行期間承蒙國科會經費協助，特此致謝。感謝本文撰寫過程中，一起討論、給予我意見的師友，也感謝本文完稿階段時，輔大歷史所研究生紀春曉、曾昭鈺和王宣喬陸續給予的協助。最後，《新史學》匿名審查人精闢的批評與建議，對於本文修改幫助相當大，謹在此特申謝忱。

¹⁴⁹ Philip Schofield, "Jeremy Bentham's Nonsense upon Stilts," *Utilitas*, 15(2003), 1-26.

徵引書目

一、原始史料

(一)柯立芝著作

Coleridge, Samuel Taylor. *The Plot Discovered; Or, an Address to the People Against Ministerial Treason*. Bristol, 1795.

Coleridge, Samuel Taylor. *Lectures, 1795, on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Vol. 1, edited by Lewis Patton and Peter Man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1.

Coleridge, Samuel Taylor. *Aids to Reflection in the Formation of a Manly Character*. London: Taylor and Hessey, 1825.

Coleridge, Samuel Taylor. *Collected Letter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edited by Earl Leslie Griggs. Vol. 1-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Coleridge, Samuel Taylor. *The Friend*. I & II.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Vol. 4, edited by Barbara E. Rook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9.

Coleridge, Samuel Taylor. *The Watchman*.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edited by Lewis Patton. Vol. 2.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Coleridge, Samuel Taylor. *Conciones ad Populum; Or, Addresses to the People*.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Vol. 1, edited by Lewis Patton and Peter Man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1.

Coleridge, Samuel Taylor. *Lectures on Revealed Religion, Its Corruptions and Political Views*.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Vol. 1, edited by Lewis Patton and Peter Man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1.

Coleridge, Samuel Taylor. *The Statesman's Manual; or The Bible the Best Guide to Political Skill and Foresight: A Lay Sermon, addressed to the Higher Classes of Society*. In

-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Vol. 6, edited by Kathleen Cobur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2.
- Coleridge, Samuel Taylor. *A Lay Sermon; addressed to the Higher and Middle Classes on the Existing Distresses and Discontents.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Vol. 6, edited by Kathleen Cobur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2.
- Coleridge, Samuel Taylor. *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Church and State.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Vol. 10, edited by John Colmer.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6.
- Coleridge, Samuel Taylor. *Biographia Literaria, Or, Biographical Sketches of My Literary Life and Opinions*. 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Vol. 7, edited by James Engell and W. Jackson Bat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3.
- Coleridge, Samuel Taylor. *The Notebook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edited by Kathleen Coburn. Vol. 1: 1794-1804. Abington: Routledge, 2019.
- Coleridge, Samuel Taylor. *The Notebook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edited by Kathleen Coburn and Merton Christensen. Vol. 4: 1819-1826. Abington: Routledge, 2019.
- Coleridge, Samuel Taylor. *The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Vol. 1, edited by Ernest Hartley Coleridge. <https://www.gutenberg.org/files/29091/29091-h/29091-h.htm>. Accessed 24 December 2020.

(二) 其他史料

- Burke, Edmund. *A Letter to a Member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 London, 1791.
- Burke, Edmund. *Observations on the Conduct of the Minority* (Spring 1793). In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 Vol. 8, edited by L. G. Mitchell.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 Burke, Edmund.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edited by L. G. Mitchel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Burke, Edmund. "Motion, Relative to the Speech from the Throne." In *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 Vol. 4, edited by P.J. Marshall and Donald C. Bryant.

-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15.
- Cobbett, William, ed. *The Parliamentary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Earliest Period to the Year of 1803*. Vol. 30 & 32. London: Longman & Co, 1817.
- Godwin, William. *Cursory Strictures on the Charge delivered by Lord Chief Justice Eyre to the Grand Jury, 2 October 1794*. London: D. I. Eaton, 1794.
- Hazlitt, William. *Complete Works*. Vol. 11, edited by P. P. Howe. London and Toronto: J. M. Dent and Sons, 1930-4.
- Jackson, J. de J. ed. *Coleridge: The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0.
- Mackintosh, James. *Memoirs of the Life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Sir James Mackintosh*. Vol. 1. London: Edward Moxon, 1835.
- Mill, John Stuart. "Coleridge (1840)." In *Essays on Ethics, Religion and Society*, edited by J. M. Robson.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9.
- Morning Chronicle*, London.
- Paine, Thomas. *The American Crisis*. In *Collected Writings: Common Sense, The Crisis, and Other Pamphlets, Articles, and Letters*, edited by Eric Foner. 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1995.
- Rousseau, Jean-Jacques. "Of the Social Contract or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Rights (1762)." In *Rousseau: The Social Contract and Other Later Political Writing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Victor Gourevit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Rutt, John Towill, ed. *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Joseph Priestley*. Vol. 2. London: R. Hunter, 1831.
- Seward, Anna. *Letters of Anna Seward: Written between the Years 1784 and 1807*, edited by A. Constable. Vol. 3. Edinburgh: George Ramsay & Company, 1811.
- Southey, Robert. *New Letters of Robert Southey*, edited by Kenneth Curry. Vol. 1.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5.
- The Star*, London.
- Thelwall, John. *The Rights of Nature, Against the Usurpations of Establishments. A series of Letters to the People of Great Britain, Occasioned by the Recent Effusions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Edmund Burke. Letter the First*. London: H. D. Symonds, 1796.
- Thelwall, John. *Rights of Nature, Against the Usurpations of Establishments. A Series of*

- Letters to the People, In Reply to the False Principles of Burke. Part the Second.* London: H. D. Symonds, 1796.
- Williams, Helen Maria. *Letters Written in France: in the Summer 1790, to a Friend in England, Containing Various Anecdotes Relative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edited by Neil Fraistat and Susan S. Lanser. Peterborough, Ont.: Broadview Press, 2001.
- Wordsworth, William. *The Prelude: The Four Text (1798, 1799, 1805, 1850)*, edited by Jonathan Wordsworth.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5.
- Wordsworth, William. *Lines Written a Few Miles above Tintern Abbey (1798)*. In William Wordsworth and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Lyrical Ballads*, edited by Michael Schmidt. London: Penguin, 1999.
- Wordsworth, William, and Dorothy Wordsworth. *The Early Letters of William and Dorothy Wordsworth (1787-1805)*, edited by Ernest de Selincour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5.
- Wordsworth, William, and Dorothy Wordsworth. *The Letters of William and Dorothy Wordsworth*. Vol. 2, edited by Ernest de Selincour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9.

二、近人論著

- 李佳蓉，「Between Reality and Representation: The Crossing of Boundary in Wordsworth, Kant, and Coleridge,」《歐美研究》，49:2 (臺北，2019)：143-199。
- 吳佳玲，「Leprosy and Its Metaphors in Coleridge's '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語文與國際研究》，8(高雄，2011)：151-169。
- 余君偉，「Leprosy and Its Metaphors in Coleridge's '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東華人文學報》，2(花蓮，2000)：229-257。
- 陳正國，〈英國思想界對里斯本大地震(1755)的回應〉，《臺大文史哲學報》，76(臺北，2012)，頁 265-314。
- 汪采燁，〈法國大革命的道德反思——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政治思想研究〉，《新史學》，28:2(臺北，2017)，頁 125-186。
- 汪采燁，〈法國大革命期間英國各派對於出版自由之辯〉，《新史學》32:2(臺北，2021)：頁 125-194。
- Barbeau, Jeffrey W. "The Development of Coleridge's Notion of Human Freedom: The

- Translation and Re-formation of German Idealism in England.” *The Journal of Religion* 80:4 (Oct, 2000): 576-594.
- Bode, Christoph. “Coleridge and Philosophy.”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edited by Frederick Burwick. <https://www.oxfordhandbooks.com/view/10.1093/oxfordhb/9780199644179.001.0001/oxfordhb-9780199644179-e-32>. Accessed 19 Aug 2020.
- Butler, Marilyn. *Romantics, Rebels, and Reactionaries: English Literature and Its Background, 1760–183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 Butler, Marilyn. *Burke, Paine, Godwin, and the Revolution Controvers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 Clark, J. C. D. *Thomas Paine: Britain, America, and France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and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 Class, Monika. *Coleridge and Kantian Ideas in England, 1796-1817*. London: Bloomsbury, 2013.
- Claeys, Gregory. *The French Revolution Debate in Britain: The Origins of Modern Politic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 Clemit, Pamela, ed. *British Literatur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the 1790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 Colley, Linda. “Whose Nation? Class and National Consciousness in Britain, 1750-1830.” *Past and Present*, 113 (1986): 97-117.
- Colley, Linda. “English Radical and the Problems of Patriotism c. 1740-c. 1790.” In *Patriotism: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British National Identity: Vol. I. History and Politics*, edited by Raphael Samuel. London: Routledge, 1989.
- Colmer, John. *Coleridge, Critic of Socie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9.
- Cunningham, Hugh. “The Language of Patriotism.” In *Patriotism: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British National Identity: Vol. I. History and Politics*, edited by Raphael Samuel. London: Routledge, 1989.
- Dickinson, H. T. *Liberty and Property: Political Ideology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77.
- Dickinson, H. T. *British Radicalism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9-1815*.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5.

- Dickinson, H. T., ed. *Britain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9-1815*.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89.
- Dinwiddy, John. "England." In *Nationalism in the Ag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edited by Otto Dann and John Dinwiddy. London: Hambledon Press, 1988.
- Eastwood, David. "Patriotism and the English State in the 1790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British Popular Politics*, edited by Mark Philp.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Edwards, Pamela. *The Statesman's Science: History, Nature, and Law i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4.
- Harris, Jose, ed. *Civil Society in British History: Ideas, Identities, Institu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Jackson, H. J., ed. *A Book I Value: Selected Marginal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 Jackson, H. J. "Coleridge as Reader: *Marginalia*."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edited by Frederick Burwick. <https://www.oxfordhandbooks.com/view/10.1093/oxfordhb/9780199644179.001.0001/oxfordhb-9780199644179-e-32>. Accessed 30 April 2021.
- Miller, J. T. *Ideology and Enlightenment: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Thought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New York: The Garland Press, 1988.
- Morrow, John. *Coleridge's Political Thought: Property, Morality and the Limits of Traditional Discourse*.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0.
- Perkins, Mary. *Anne Coleridge's Philosophy: The Logos as Unifying Principl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 Perkins, Mary Anne. "Religious Thinker."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Coleridge*, edited by Lucy Newly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Philp, Mark, ed.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British Popular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Pocock, J. G. A.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Republican Tradi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 Pocock, J. G. A. "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Revisited: A Retrospect from 1986". In *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udal La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Roe, Nicholas. *Wordsworth and Coleridge: The Radical Year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8.
- Stubenrauch, Joseph. *The Evangelical Age of Ingenuity in Industrial Britain*. Oxford, United Kingdom;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 Schofield, Philip. "Jeremy Bentham's Nonsense upon Stilts." *Utilitas* 15(2003): 1-26.
- Shaffer, Elinor, and Edoardo Zuccato, eds. *The Reception of S. T. Coleridge in Europe*. London: Continuum, 2007.
- Thompson, E. P. *The Making of the Working Class*.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8.
- Thompson, E. P. "Disenchantment or Default: A Lay Sermon." In *Power and Consciousness*, edited by Conor Cruise O'Brien and William Dean Vanech.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 1969.
- Wellek, René. *Immanuel Kant in England 1793-1838*.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31.
- Williams, Raymond.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60.

Coleridge's Thinking on Politics and Political Reform

Tsai-yeh Wa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 was one of the major figures of British Romanticism. Celebrated for his poetry, he was also renowned as an important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critic and thinker. Coleridge's complex thoughts have befuddled contemporaries and subsequent historians, who have disagreed about whether he should be categorized as a "radical," "liberal," or "conservative." As a result, different factions have regarded him as a traitor to their cause.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Coleridge's ideas of political reform through the lens of his shifting Christian beliefs. It further examines how Coleridge understoo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n and political thought. Moreover, it analyzes how he interpreted ideas of liberty and political reform, as well as the ways in which he put Enlightenment thinking into practice from the late eighteenth to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Therefore, this article highlights the modernity and rationality that pervaded Coleridge's ideas. It demonstrates how Coleridge confronted the challenges of political reform and the secularization of Enlightenment ideals in the rapidly industrializing and commercializing society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Further, he attempted to implement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political action within a Christian framework. Finally, this article emphasizes that Coleridge's ideological shifts neither entail a rejection

of reform nor do they signify a betrayal of freedom. Rather, they reflect his disagreement with popular politics and the secularization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Keywords: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the Romantic poets, the Enlightenment, the French Revolution, Christianity, reform, liberty, Edmund Burke